

学校代码：10270

学号：112201182

论文分类号：H146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三字经》编译本研究

学 院 对外汉语学院

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史

研究生姓名 李 会

指导教师 王澧华 教授

完成日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  
师范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吴中伟 教授 复旦大学



委员：

李劲荣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秦惠兰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任海波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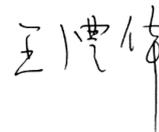


张巍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导师：

王澧华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李会 日期：2014.5.17

##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李会 导师签名：王世华 日期：2014.5.17

**论文题目：**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研究

**专    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申  请  人：**李  会

**导    师：**王澧华  教授

**论文类型：**基础研究

##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据中国传统蒙书《三字经》编译的《San Tzu Ching 三字经：Elementary Chinese》。其目的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全书以汉字教学、文化阐释为主，内容丰富，形式简洁，浅显易懂。汉字教学音、形、意结合，文化阐释丰富细致，并纠正前人译本讹误，堪称当时最为完善的《三字经》译本。

本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绪论，概述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介绍采用的理论、方法和语料来源，概述翟理斯其人其书。

第二章论述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编译，通过与以往《三字经》译本的比较，探讨此版编译本在体例上的改进与创新，得出其在内容上具有两大特色，即汉字分析和文化阐释，并重点分析译文中文化内容的丰富性。

第三章分析和阐述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通过对文本进行挖掘，分析其汉字教学特点，重点探讨了其汉字教学法——部件教学法，最后透过这本典型的以汉字教学为重点的教材，探讨总结翟理斯的汉字教学观。

第四章梳理分析翟理斯的汉语教材，探讨其汉语教学观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汉语教学以句为教学单位，词为组句成分，汉字学习为基础”的教学观。对《三字经》的编译是其教学观演变的重要体现。

第五章为基本评价，肯定《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归纳其汉字教学特点及文化教学特点，评价其汉语教学观。

**关键词：**翟理斯    《三字经》    文化阐释    汉字教学    初级汉语教学观

**Subject:** The Research on *San Tzu Ching* 三字經: *Elementary Chinese* by Herbert

Allen Giles.

**Maj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andidate:** Li Hui

**Supervisor:** Professor Wang Lihua

**Type of Thesis:** basic study

####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master's thesis is *San Tzu Ching: Elementary Chinese* by Herbert Allen Giles who is the British famous Sinologis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ook was redacted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rimers *San Tzu Ching* in 1899, and published in 1900. The book was provided for the westerners to learn Chinese at that time, so the content mainly domina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t is rich in content, brief in form,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e explanation of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clear containing sound、form and meaning three elements; The culture added is rich and easy to understand. Besides that, the author Giles corrected a lot of content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before which he thought are wrong so that the learners could understand correctly. So the book would be the best translation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which explains the paper's research object、research significance、research status, introduces research methods、study theories and corpus sources, summarizes Herbert Allen Giles and his book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Giles' studying and compiling to *San Tzu Ching*,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English versions before, we can see the improvement and creation. It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apter analyses mainly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in the book.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of the book, Through the analysis to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cus on analysing further his primary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components teaching method, and finally , through the teaching material which is typical to teach Chinese characters as focus, to sum up Giles's though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

The forth chapter analyzes in brief Giles's main Chinese textbooks, we can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oughts, which finally is that sentences are should considered as the basic units of language teaching, words are the componens to make sentences,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foundation.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which reaffirms the creation of the book's compilation style, summarize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book's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and culture teaching, and evaluates the primary Chinese teaching thoughts of Giles.

•

**Keywords:** Giles San Tzu Ching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thoughts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b> .....	<b>1</b>
1.1 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1
1.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1
1.1.2 研究现状述评.....	1
1.2 理论、方法和文献来源.....	7
1.2.1 理论与方法.....	7
1.2.2 文献来源.....	8
1.3 翟理斯其人其书.....	8
1.3.1 翟理斯生平概述.....	8
1.3.2 翟理斯的汉学成就.....	9
<b>第二章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编译</b> .....	<b>11</b>
2.1 翟理斯与《三字经》.....	11
2.1.1 《三字经》及其各种译本.....	11
2.1.2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研究.....	13
2.1.3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翻译与编译.....	17
2.2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19
2.2.1 以往不同译本的编排方式.....	19
2.2.2 翟理斯编译本的改进与创新.....	25
2.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文化色彩.....	34
2.3.1 以往英译本在文化内容上的取舍.....	34
2.3.2 翟理斯英译本的文化阐释及其意义.....	37

### **第三章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46**

3.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分析.....	46
3.1.1 一字一词一释，分析讲解详细.....	46
3.1.2 音、形、义相结合.....	48
3.1.3 字量少，复现率高.....	55
3.1.4 汉字具有简单常用性.....	59
3.2 汉字部件教学法.....	65
3.2.1 形义结合，汉字与部件同步教学.....	65
3.2.2 偏旁与部首相结合，指出标识常见偏旁部首.....	68
3.2.3 对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汉字部件的统计与分析.....	70
3.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教学观.....	73
3.3.1 形、音、义并重，兼顾偏旁与部首.....	73
3.3.2 注重字义、部件义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	73
3.3.3 注重常用字教学，在不断重现的基础上达到牢记.....	74

### **第四章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75**

4.1 《汉言无师自明》的教学观.....	75
4.1.1 《汉言无师自明》概述.....	75
4.1.2 以句为教学单位的速成口语教学.....	77
4.2 从《字学举隅》到《三字经》的教学观.....	78
4.2.1 《字学举隅》概述.....	78
4.2.2 《三字经》编译本对《字学举隅》的改进.....	80
4.2.3 以汉字为教学单位的基础教学.....	81
4.3 《百个最好的汉字》的教学观.....	81
4.3.1 《百个最好的汉字》介绍.....	81
4.3.2 以汉字为基础组词造句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83

<b>第五章 基本结论 .....</b>	<b>87</b>
5.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87
5.2 翟理斯《三字经》的教学特点.....	87
5.3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88
5.4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不足.....	89
<b>参考文献.....</b>	<b>92</b>
<b>附 录.....</b>	<b>94</b>
<b>致 谢.....</b>	<b>98</b>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 1.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1.1.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一部经翻译、加工编写的汉语教材《San Tzu Ching 三字经: Elementary Chinese》（1900）。长期以来，该书被认为是近代西方人对《三字经》翻译的最后一个版本，也被公认为那个时期最好的一部译本。但译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篇幅是翟理斯对《三字经》中的汉字和文化所做的分析与讲解，其目的就是把它作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本经翻译、补充加工的编译教材。本文将从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及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分析其作为对外汉语教材在选题、选材、编排及侧重点等方面的特点与利弊；探讨其在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上的贡献。

##### 1.1.1.2 研究意义

从本书序言可知，作者翟理斯编译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外国人能够更好地学习汉语。从其编写内容来看，其汉字教学部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文化部分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从对外汉语教材角度来说，本书可以定位为了一本初级汉语识字教材，同时又是一部文化教材，即初级识字兼文化教材。截至到目前，还未发现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汉字教学角度去挖掘这本书价值的专著或专题论文。因此，从这些角度对本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当时的汉语教学观、教学原则、教学目的以及该教材编写的优点与不足，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 1.1.2 研究现状述评

##### 1.1.2.1 对翟理斯其人其书的研究

翟理斯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前英国外交官、英国著名汉学家，一生勤于著述。他翻译并编写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如《闺训千字文》、《洗冤录》、《佛国

记》、《聊斋志异》、《古文珍选》、《古今诗选》、《庄子》、《异域图志》、《中国笑话选》、《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国神话故事》等；他编写的教材有《汉言无师自明》、《字学举隅》、《汕头方言手册》、《三字经》、《百个最好的汉字》、《百个最好的汉字（二）》等；此外，他还编写了一些工具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892年出版的《华英字典》。

学术界对翟理斯的研究开始较早，至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多数集中在对其著作、翻译上的研究。翟理斯85岁寿辰时，清华大学傅尚霖发表的《剑桥汉学三十年：评翟理斯教授》，根据对翟理斯的访谈录并经其校阅而写成，也是第一篇较为全面介绍翟理斯生平的文章。文章指出了翟理斯“好斗”这一性格，并把翟理斯与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辜鸿铭（1857—1928）做了比较。1935年翟理斯去世后，则有一些有关翟理斯去世的讣告和纪念性的文章刊载在有关报刊上，比较重要的有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发表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杂志》上的讣告，文中对翟理斯在汉学上的成就做出了一定的评价，指出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使中国的语言与文学变得简单易学；剑桥第三任汉学教授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7）在《皇家亚洲文会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讣文，文中指出翟理斯的两大特点，一为精通汉学，二为好与人争。同时回顾了翟理斯研究汉学的一生及取得的成就。此外，《泰晤士报》、《剑桥大学评论》等报刊杂志也先后登出了讣文，但大多十分简洁。

据从中国知网上的数据统计，目前国内对翟理斯及其一些著作的相关研究论文达到33篇，但多数为期刊论文。如王冀青(2010)发表于《敦煌学辑刊》的《胡适与翟理斯关于〈敦煌录〉的讨论》，陈亮(2012)发表于《聊城大学学报》的《翟理斯与魏理关于〈楚辞·大招〉翻译的论争》、李冰梅（2012）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上的《韦利与翟理斯在英国诗学转型期的一场争论》，这些论文用史实再现了翟理斯在学术界的“争强好斗”，及其求真务实，翻译力求忠实于原作的学术态度，使西方人更好地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张秀旭(2010)发表于《黑龙江科技信息》的《〈翟理斯汕广纪行〉中的中国印象》，则是对翟理斯于1877年写下的游记《翟理斯汕广纪行》进行了细致描述，解读了书中翟理斯的中国印象，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翟理斯有关中国的思想；王国强(2008)发表于《辞书研究》的《庄延龄与翟理斯〈华英字典〉

之关系》则解析了十九世纪后期同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同是著名汉学家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 在翟理斯编写《华英字典》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目前对其著作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聊斋志异》、《老子》、唐诗及《三字经》等译本的研究，且多从文化学、翻译学角度进行研究，如：李海军、彭劲松（2010）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孙轶旻（2007）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的《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郝稷（2009）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段彦艳（2009）发表于《名作欣赏》的《翟理斯〈秋声赋〉译本中的音乐美解读》，董艳、胡勤（2013）发表于《赤峰学院学报》的《想象的他者——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研究》，余苏凌（2011）发表于《天津大学学报》的《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的道德和诗学取向》等，由上可见，研究最多的就是其影响较大的《聊斋志异》译本。

值得重视的有两篇博士论文，其一为 2004 年福建师范大学王绍祥的《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作者通过多方渠道（包括从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档案馆、牛津大学波德雷恩图书馆、翟理斯孙女婿等处）收集到翟理斯本人及其亲属留下的文献资料、在近代报刊杂志中发表的相关文章等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书信、日记及未出版的手稿清样等），深入具体地再现了翟理斯的汉学实践，论据充分，论述清晰，对翟理斯的所有著作分门别类，逐一做出了详细而较为客观的分析探讨与评价。其二为 2010 年苏州大学卞浩宇《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论文通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等当时较有影响力的书刊杂志，和当时来华西方人编写的汉语研究专著、教材、字典及当前中外学术界对这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外交官的汉语学习与研究所得进行了细致深入地梳理、总结与探讨分析。该篇论文侧重点为来华传教士部分，对外交官论述部分则较少，但也对当时驻华外交官从随意任命制到竞争选拔制度的转变进行了较多描述，对威妥玛与翟理斯的生平与汉语学习、汉学成就做了一定的介绍与评述。

目前相关硕士论文仅 8 篇，多为从翻译学角度对《聊斋志异》译本的研究，

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劲(2004)的《从功能理论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上海外国语大学彭郢洁(2012)的《场域—惯习视阈下的译者抉择》，湖南大学张捷(2012)的《操控理论视角下<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曾嫒颖(2012)的《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重写》，均用不同理论对《聊斋志异》译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

对其所编教材的研究目前仅有一篇，为2012年上海师范大学诸葛月新的《翟理斯<百个最好的汉字>研究》，该篇论文运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等相关理论对该教材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与论述，真实地再现了该书全貌，较为客观地给予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不足的是，文章对在该书中近一半篇幅的词汇部分并未作深入分析。

### 1.1.2.2 对《三字经》的研究现状

《三字经》是中国经典的传统启蒙识字教材，当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已经较多。目前关于古代蒙学教材《三字经》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教育史著作中关于《三字经》的介绍与分析。有关中国古代教育史方面的著作一般都会在论述古代蒙学教材的章节对《三字经》作出一些介绍和分析。介绍得较为详细的著作有陈学恂(2009)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此书对《三字经》的内容和编写特点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介绍与点评。还有几本专门研究宋代教育的著作，对《三字经》的分析也较为详细，分别为袁征(1991)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苗春德(1992)的《宋代教育》和周愚文(1985)的《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

第二是蒙学读物和蒙学教育研究专著中有关《三字经》的介绍与研究。张志公(1962)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浦卫忠(1996)的《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熊承滂(1996)的《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徐梓(1996)的《蒙学读物的历史透析》，均对《三字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从不同侧面对之加以研究分析。

第三是研究《三字经》的相关论文。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现在已经收集到的以《三字经》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多达55篇之多，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作者的考辨。如李良品(2004)的《〈三字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及李健明(2006)的《〈三字经〉作者细考》、《〈三字经〉作者区适子》，这三篇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列举，极为细致的论证，得出《三字经》的作者应当是区适子而不是王应麟，较有信服力。此外，吴光(2007)的《〈三字经〉的作者及文化意义管见》、唐燮军(2001)的《论王应麟的蒙学》均认为作者应是王应麟，但文中所列证据都不够充足，语言也较含糊。陆林(1995)的《漫说〈三字经〉》则在综述了前人的几种说法后，认为是明前期无名氏所作，但其补充说明因为没有更多新材料佐证，所以说说服力不够强。

二是介绍《三字经》的流传影响及版本情况。如刘宏起(1995)的《〈三字经〉简论》，肖朗、王鸣(2008)的《〈三字经〉满、蒙文本及仿制本述论》，鹤岛俊一郎、董明(2004)的《〈三字经〉在日本的流传和日本的〈本朝三字经〉》，详细介绍了这部书的流传过程及其影响。陈永起(2007)的《〈三字经〉版本情况》、李健明(2008)的《〈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和陆林(1995)的《漫说〈三字经〉》则较详细地介绍了《三字经》的版本情况。

三是发掘《三字经》的价值内涵。这类也是近年来研究探讨较多的。包括文化价值、伦理价值、教育思想价值、学科教育价值和教材编写价值等。如王殿卿(2007)的《〈三字经〉承传文化生命的载体》，吴光(2007)的《〈三字经〉的作者及文化意义管见》，陈清岚的(1995)《〈三字经〉中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及现实意义》，蔡明英(2006)的《对〈三字经〉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钟坤杰(2004)的《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文化散论》分别从上述研究价值前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近年来硕士论文也出现了多篇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如陕西科技大学李帅卫(2011)的《〈三字经〉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来探讨其意义价值；重庆师范大学廖春华(2008)的《〈三字经〉语言研究》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对《三字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卢永芳(2010)的《古代蒙学教材〈三字经〉研究》则从启蒙教材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其他较多的则是放在专门以蒙学教材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中，如福建师范大学郭忠羽(2012)的《宋代童蒙教育研究》、西南大学段媛媛(2011)的《蒙学读物幼儿教育价值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因此对于《三字经》的相关研究已较为全面。

### 1.1.2.3 对翟理斯《三字经》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翟理斯的这本《三字经》编译本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从本人所能搜集到的资料看,对这本书的研究一般还是从翻译学的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如湖南师范大学周荣(2007)的硕士学位论文《〈三字经〉译本的阐释学对比研究》,采用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理论基础,对《三字经》的两个英文译本,即翟理斯1910年的英译本(1900年译本的第二版)和在黄桥网上发表的版权属于J.Lau的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但其得出的结论,却是后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甚于前者;郑志明发表在《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9月第3期的《晚清〈三字经〉4种英译版本特点及翻译特色》,对晚清四种《三字经》英译本,即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德裔英籍传教士也即后来的香港教育总督欧德理(一译艾泰尔, Ernest Johann Eitel, 1838 - 1908)和翟理斯译本,分别作了作者简介、内容分析和一定的评价,从排版、注解、人名的处理和中英翻译学角度比较了四者,除马礼逊更倾向于意译外,其他均倾向于直译,指出翟理斯版在译文中给原文的每个汉字都附上详细的注释,最利于学习者深入理解《三字经》;大连海事大学王玉(2011)的硕士论文《“三美”视角下〈三字经〉英译本的比较研究》,运用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形美”的理论,对马礼逊、翟理斯的译本及两个分别由西南大学副教授孟凡君和河南大学教授王宝童的现代版译本进行了比较,得出比较符合“三美”标准的是王宝童的译本,而翟理斯的译本则在“音美”和“形美”上欠佳,而这正符合了翟理斯追求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理念;唐灿、张映先在《北方文学》2012年第8期上发表的《论翟理斯的〈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伦理观》,则以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基础,对翟理斯的《三字经》进行了分析考察,最后认为该译文是符合了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中的再现伦理(即真实再现原文伦理观念)、规范伦理和交际伦理模式,基本上正确地传递了《三字经》的原文思想。

以上基本上都是运用翻译学的不同理论,从翻译学角度对翟理斯这部《三字经》编译本进行的分析研究,因此还未有人从对外汉语教材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其全书特色出发,重点对其汉字教学进行的研究。而从此书的绪论中可知,作者翟理斯翻译此书的宗旨即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

汉文化。因此，此书更值得从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 1.2 理论、方法和文献来源

### 1.2.1 理论与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涉及范围广，学科交叉性强的学科。因此对早期的汉语传播、汉语教学的研究同样需涉及广泛，涵盖了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本文在以上学科的大范围下主要采用汉语传播史、汉语语法学、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以下是本文主要使用的分析研究方法：

#### 1. 翻译法

《三字经》全文仅 1320 个汉字，但这部译作达到了 178 页的厚度，全书基本为作者用英文对《三字经》进行的翻译、字词解释和文化阐释。因此对全书的翻译是研究这本书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 2. 统计法

统计法是一种数学方法，在现代语言研究中它也常常被用来统计常用字、常用词等。本文通过统计法统计了《三字经》中汉字的复现率及多音字、常用部件等的数量，从而用精确系统的数字来对全书的语言面貌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具体地描写与分析。

#### 3. 列举法

本文试图通过展示《三字经》中的内容，来分析解释翟理斯在《三字经》中所体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因此，列举法在本文中被大量地应用。例如在展示《三字经》的体例编排和一些文化内容的阐释时，列举了大量原文示例，以使读者能更直观清楚地了解，如何通过这本《三字经》来学习汉语，对一些语言要素研究也都通过列举书中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分析。

#### 4.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对《三字经》中出现的汉字、注解等进行较为翔实细致的描写，然后从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法等方面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

#### 5. 比较法

为了更客观、清楚地评价这部《三字经》英译文，本文采用了比较法。在第二章，与此版之前的多部由当时较有影响力的传教士或汉学家所译的英版本，通过在编排体例、译文解释重点等方面的比较，得出此版译文的进步性；在第四章，通过对翟理斯不同时期编写出版的教材的比较，分析其在不同阶段，教材

编写侧重点的渐变, 从而分析其汉语观及汉语教学的思想。

### 1.2.2 文献来源

1.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馆藏旧西文书籍;
2. Jstor 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
3. 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
4. 新浪爱问共享资源;
5. Hong Kong Journals Online;
6. Worldcat 在线图书馆。

## 1.3 翟理斯其人其书

### 1.3.1 翟理斯生平概述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是英国著名汉学家, 前英国驻华外交官, 继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之后的第二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

1845 年, 翟理斯出生在一个充满着浓郁学术氛围的家庭中, 父亲约翰·艾伦·贾尔斯牧师 (John Allen Giles, 1815-1884) 是英国 19 世纪的一位勤于笔耕的多产作家。贾尔斯很早就督促翟理斯抄写拉丁文、希腊文, 并广泛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书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和家庭氛围, 造就了翟理斯严谨的写作风格, 为他日后在汉学领域的建树打下了坚实基础。

1867 年 1 月, 年仅 22 岁的翟理斯, 参加了英国外交部中国司 (the Chinese Department) 的考试。在 15 名考生中, 翟理斯的成绩名列第三, 自此, 他正式加入英国外交部, 任英国驻华使馆通译生。同年 3 月, 翟理斯远涉重洋, 首次来华。1868 年, 翟理斯被派往天津领事馆任助理, 历任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英领馆领事。1893 年 10 月, 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 他辞去领事职务后返回英国阿伯丁, 至此, 结束了其在华的外交官生涯。在华期间, 翟理斯基本上把时间花在汉语学习与研究中, 一些教材和翻译包括《华英字典》前三卷均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出版。1897 年, 翟理斯当选为继威妥玛之后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在剑桥大学 35 年, 他潜心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 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研究。1932 年, 年届 87 岁高龄的翟理斯辞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 结束了执教剑桥 35 年的生活。在这期间, 他分别于 1898

年、1911年两度获得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1922年获得皇家亚洲学会三年颁发一次的金奖，同年10月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奖。

1935年，翟理斯在剑桥家中逝世。

### 1.3.2 翟理斯的汉学成就

翟理斯在回顾其一生时说，“从1867年算起，我主要有两大抱负：一、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二、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哲学、习惯和风俗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兴趣。”<sup>1</sup>

为实现这两大抱负，翟理斯辛勤耕耘一生，据粗略统计，翟理斯一生中共写出六十余本书和小册子。其作品大致分为四大类：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

语言教材类的主要作品有：1872年，翟理斯学习汉语尚不足5年时间就出版的《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1874年出版了《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1877年出版了《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1900年出版了新版《三字经》（*San Tzu Ching 三字经: Elementary Chinese*）译本，即本文研究的文本、1919年出版了《百个最好的汉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并在这本书极受欢迎的情况下于1922年出版了《百个最好的汉字(二)》（*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翻译主要有：1873年的《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1874年的《闺训千字文》（*A thousand-Character Essay for Girls*）和《洗冤录》（*His Yü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1877年的《佛国记》（*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和1923年的重译本；1878年的《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3年的《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98年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以及《庄子》（*Chuang Tzu*）。

---

1 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博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第254页

编纂书籍有：《异域图志》(I yu t'u chi)、《中国笑话选》(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中国神话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

工具书类：1873年《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78年《关于远东问题的参考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1897年《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年，编写出版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録》(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并因藏书日益增多而于1915年出版了续编目录。

1892年《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一版问世。该书是翟理斯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之一。该字典共七卷，于189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elsh)出版第一卷，至1912年第七卷出版，历时20年才编出这部篇幅巨大的字典。整部字典共收汉文单字13838个，并设有多种附录，内容极其丰富。因其而确立起来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方案，使得汉语拼音在语音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其后这套拼音方案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拼音方案广为流传，直到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足见其影响之广。

撰写杂论有：《中国札记》(Chinese Sketches)、《从汕头到广州》(From Swatow to Canton Overland)、《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中国共济会》(Freemasonry in China)、《历史上的中国及其它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中国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耀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中国之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国和满人》(China and the Manchus)、《中国之动荡：狂想曲》(Chaos in China - A Rhapsody)等。这些杂论是翟理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所写的不同内容的中国，涉及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为西方人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中国。

## 第二章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编译

翟理斯本版《三字经》英译本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好的译本，在本书序言最后部分他也表示，希望这版译本能够证明是对前面版本的进一步发展。本章就通过分析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研究与编译来探讨其对《三字经》的熟悉度、精通度；通过与其译本中借鉴的以往英译本的比较，进一步说明该版编译本在翻译上的进步性与体例创新，更具教材特性，而不再只是纯粹的翻译。

### 2.1 翟理斯与《三字经》

#### 2.1.1 《三字经》及其各种译本

《三字经》是中国儿童的启蒙读物，不仅在中国其地位影响深远，而且在海外同样被广泛流传。究其原因，大概可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因其三字一行，两行一句，短小精悍，读来朗朗上口。二是内容简洁，虽为书面语，但基本无疑难杂句，易读易记。简单的句式使其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为了宣传基督教，也出版了许多类似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形式上和标题上都与《三字经》非常相似。甚至太平天国为建立一个新王朝，也发行了自己的《三字经》。

其次，《三字经》的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三字经》问世后有很多版本，截止 20 世纪初，不同版本的内容除朝代的更替部分外大致相同，最初版本的《三字经》历史部分截止到宋朝，随着朝代的更迭，不同时代的人为其添加相应的时代内容。全书虽仅有一千多字，但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文学、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名人典故，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主要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如数字、三纲、四时、四方等；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分列举的书籍有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

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更，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惟”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

正是由于其简洁精练的形式、广泛丰富的内容使其文学价值永葆不衰，一直以来被奉为启蒙读物的经典。正因为此，早在明朝，东西方就开始挖掘这部经典之作的价值，翻译成不同版本引进亚洲、欧洲。因此出现了众多的翻译版本。

在翻译传播方面，从明朝开始，到中国来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三字经》的文学和实用价值，纷纷把这本书引进自己国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的西译《三字经》。最早是拉丁文的翻译。1581年意大利学者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 1543–1607）把《三字经》翻译成拉丁文；1864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再次用拉丁文翻译了《三字经》；之后是3个版本的俄译本：1727年俄国人罗索兴（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 Рассохин, 1707–1761）首次将其译成俄文，1779年列昂节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 1716–1786）和1829年俾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Пичуринский, 1777–1853）分别推出了各自的俄文译本，均在当时社会上受到极大欢迎；1836年纽曼（Von Carl Friederich Neumann, 1793–1870）把《三字经》译成德文；1873年儒莲再次用法文翻译了《三字经》。

英文译本出现较晚，但截至1900年为止，英译版本为数最多：

181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英译本，Three Character Classic，附有原文，载于其所著《中国日晷：译自中国通用文献》（*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

1835年，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英译本，Trimetrical Classic，先载于《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4卷；1841年，部分收于其所编《中国文献录释》（*Chinese Chrestomathy*），无汉语原文。

1856年，马兰（Rev. S. C. Malan, M. A. 1812–1894）英译本，收于 *The Threeford San-Tsze-king or Triliteral Classic of China*（《三种三字经》），出版于伦敦，无汉语原文。

1864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英译本，Three Character Classic，

与汉文合刊，附有 214 部首表，出版于巴黎。

1873 年，汉德英三体三字经，裨治文译，C. F. R. Allen 增译注文，载于 Doolittles Vocab. Pt. III, No. XXXIII。

1892 年，艾泰尔 (E.J.Eitel, 1838-1908) 《三字经》英译文本，发表于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仅英译文，无汉语原文。

以上裨治文前后进行了两次不同的翻译，儒莲分别用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译了三次。翟理斯在 1873 年翻译的《三字经》就参考了裨治文和儒莲的版本，并于 1899 年参考多种译本和相关书籍对《三字经》再次进行编译，即本文研究对象。

在西方汉学界，不断出现的用不同语言对《三字经》进行的不同版本的译本，再次说明了《三字经》的文学魅力及其实用价值。

### 2.1.2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研究

1867 年 5 月，作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的翟理斯来到了北京，开始学习汉语。当时他们的教材就是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和马礼逊的《五车韵府》。政府为每一名学生配备了一位中国老师，每天从早晨 8 点到晚上 10 点学习汉语。头三四天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练习学习 214 个部首，第二步是做练习，练习 137 个汉语口语部首。对于这种学习方式，翟理斯觉得很枯燥，于是他没有按部就班地学习，而是抛开前面的部首学习后面的内容，学习完后，翟理斯没有像不少学生做的那样，把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翻了又翻，而是开始进行广泛地阅读，当然，对于一个仅学习了《语言自述集》和《五车韵府》的初级学习者来说，进行广泛阅读首先要选择好阅读书本，必须是初级的才适于学习。于是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三字经》从明朝开始就在西方各国学者中影响很大。当时已有不少外国学者把《三字经》译成了英文，翟理斯买了一本中文《三字经》后，借助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第四卷第 105 页上的《三字经》译文，读完了《三字经》，而且学习中国孩子那样把它熟记于心。由此可见翟理斯认为作为孩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同样适用于西方人初学汉语时的入门教材。

他对这本中国传统启蒙教材十分重视，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与分析研究，从翟理斯在 1899 年编译的《三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了如下的学习与研究工作：

一、结合《说文解字》，对《三字经》中的汉字一一进行分析讲解。

随着对汉学的不断专研，翟理斯开始放下用中英文对照的学习方式，转而用中国传统字书来进一步深入细致地专研《三字经》。他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经考察，实际参照的是清代学者段玉裁作的注解本，以下均简称《说文》）分析了每个汉字，对每个汉字的具有意义的构成部件进行了分析，指出每个汉字的部首，同时采用《说文》中的“六书”来分析每个汉字的意义。在当时还有一部较为权威的字典，即《康熙字典》，但可能由于《康熙字典》太过于繁杂，内容为把历代对每个汉字的语音、字义的研究与典故一一罗列出来，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虽对汉字的音、义的描述解释较全面，但较繁多，没有简单明了的注解。语音使用的也是反切法，这样尤其对于外国人，更为繁杂。所以翟理斯只是把它作为查证之用。在 1900 年版的《三字经》编译本中，翟理斯就主要使用了《说文》对《三字经》中的每个汉字进行了分析。在部首划分上，《说文》是把汉字的部首分为 540 个，而《康熙字典》则分为 214 个，所以在一些汉字的部首确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时，翟理斯在《三字经》编译本中就简明地做一些补充说明以方便学习者查字学习之用。即先说明《说文》中该汉字的部首，再说明《康熙字典》中该汉字的部首。如对“修”的解释：

Hsiu is composed of 彡 *shan* feather ornamentation as radical, with 攸 *yu* to move in water, as phonetic. It means to embellish, to repair, and has been classed by K'ang Hsi under radical 人 *jen* man, though its congener 脩 *hsiu* dried meat, salary of teachers, appears correctly under radical 肉 (月 in combination) *jou* meat.

二、参考王相、贺兴思的注解本，深入理解《三字经》全文。

翟理斯在做研究和翻译时，重视对原文的理解，翻译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因此他对《三字经》是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做编译。《三字经》短小精悍，但内容丰富，因此，历来有很多注解本，翟理斯就参考了当时较为著名的注解本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和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对全文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讲解。对文中涉及到的各种文化和人物典故，进行了恰当而不累赘的讲解与介绍。使得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紧密衔接，儒家经典文化相关信息简洁而必要，原文涉及到的生活文化也得到了必要的补充解释。这将在下文具体讲解。

他在研究《三字经》原文时，结合王相和贺兴思的注解本，对文中的一些不实之处或有争议之处，进行了更正与进一步解释。对于原文，他用英文对以下几处进行了更正或解释：

对于历史部分有一处，原文如下：

**Ch'uan** see line 163. [That is, there were twenty-one Emperors, the Empress who usurped the throne between A.D. 684—705 being excluded.]

这是对“二十传，三百载”这句的更正补充，是说唐朝共有二十代国君，延续了三百多年。翟理斯在这里就指出，应该是“二十一传”，因为要加入武则天这一代。

再如对于典故的质疑，“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说的是学者梁灏晚年登科的故事，翟理斯更正其是公元 913 年出生，于 985 年成为状元，那时应该是 72 岁，而非 82，是《三字经》的作者又加了 10 岁。

对“五经”和“六经”成词的不同进行分析，并对前人进行了更正，同时对“六经”和“十三经”的归结与发展做出了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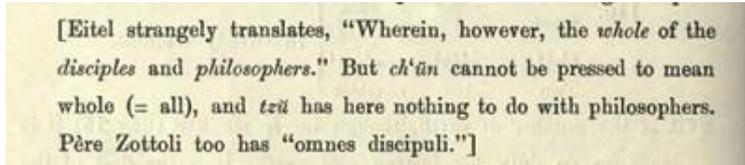
此外，翟理斯对一些容易理解错误的部分也做了充分研究。均体现在他的解释部分中，如对“梁唐晋，及汉周”这句，翟理斯补充道：以上朝代均加上“前”，以便与前面具有相同名称的朝代区分开。

三、广览借鉴以往译本，并更正以往译本的错误释义。

翟理斯在研究翻译《三字经》时，也会对别人的译本做一番研究，经过对 1900 年版本内容的分析，发现其参照了如下版本：1835 年裨治文的英译版、1856 年马兰的英译版、1864 年儒莲的英译版、1879 年意大利传教士左托利 (Rev. Pere Angelo Zottoli 又名晁德莅) 的拉丁文译本及 1892 年艾泰尔的英译文。对于别人译本中出现的错误，他是不能容忍的。翟理斯的严谨性、爱批判性使得他对以往的翻译进行了大量的纠正与批评，尤其以对艾泰尔和左托利的译文为甚，而这些批评主要是理解错误问题，导致理解错误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文化不够理解。经统计，翟理斯在 1900 版译本中对前人的纠正共 93 处，其中涉及到艾泰

尔英译文的部分共 77 处。

尽管艾泰尔在前言中专门介绍了自己译文的种种好处，但却为翟理斯嗤之以鼻，成了翟理斯“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正如翟理斯在译本序言中所说，这本书虽然只是孩童的启蒙读物，但它包含的内容却是学者们不能小看的，里面的一些内容是超出了孩子的理解力的。它同时也证明这或多或少也是外国翻译者理解范围之外的。因此，在这些纠正部分，大部分为理解错误导致的翻译错误。如“群弟子”一处讲解部分：



[Eitel strangely translates, "Wherein, however, the *whole* of the disciples and *philosophers*." But *ch'ün* cannot be pressed to mean whole (= all), and *tsü* has here nothing to do with philosophers. Père Zottoli too has "omnes discipuli."]

艾泰尔解释为所有门徒和哲学家，翟理斯解释道：“群”不能解释为所有的，“子”也和哲学家无关。这句话意思就是艾泰尔把“弟子”一词分开理解了，认为“弟”为“门徒、弟子”意，“子”作为“庄子、老子”那样的哲学家解释了；再如，“方读子”，“子”指诸子百家，但艾泰尔却认为仅指十子，“唐有虞”他解释为：唐让虞来接替他。实际上，唐虞是一个人。这些错误，翟理斯一一指出。

在纠正的过程中，翟理斯会补充一些相关文化作为佐证。如对“贵以专”中的“专”的解释，列出了以上译者的译句，指出不精确之处，最后用了大量篇幅具体解释了“专”的含义；在解释“本乎数”时补充了五行文化，除此之外，还用了一定的篇幅补充了“五伦十义”、介绍小学、大学，解释春秋，解释何为“嬴秦氏”，补充光武帝等历史信息。由此可见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研究之深，每句话不仅理解了其字面义，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

翟理斯对中国文化理解甚深，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极为重视，深知了解中国文化对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及人民的重要性，所以对在教材中正确理解中国文化极为看重。

此外，翟理斯认为其他译本还有一些问题为解释不够精确，或用词不当。如：“寓褒贬”艾泰尔译为“隐喻性地表示责备或赞扬”；“如六经，始可读”，艾泰尔把“如”译成“如果”是不正确的；“高祖兴”翟理斯认为艾泰尔用“raise”来译是不正确的；“家虽贫”、“身虽劳”艾泰尔把“虽”都译成了“indeed”，

即“确实”意是不正确的，解释“如囊萤”时，艾泰尔把主人公车胤说成了“ju yin”而非“che yin”，翟理斯指出“车”做姓时读“che”，而不是“ju”。可以看出，翟理斯这些问题的指出都是在忠实于原文，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纠正与评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 2.1.3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翻译与编译

1873 年的翻译本：

学习汉语 5 年之后，1873 年，翟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用韵体翻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翟理斯翻译这两首诗的动机，只是因为曾有一个传教士明确地指出，把这两首诗翻译成英语韵诗是不可能的。曾把《三字经》作为入门读物因而极其熟悉这本书并生性好争好斗的翟理斯知难而上，用行动来说明。虽然出版后褒贬不一，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两首中国诗》是一本仅有 28 页的小册子（实际 30 页，前 2 页无页码），全文没有附带汉语正文，也无句数标注，仅是英文译文。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三字经》英译文、《千字文》英译文和译文中所涉及的人名附录。1—12 页是《三字经》的译文，13—23 页是《千字文》的译文部分。页面底部有用阿拉伯数字标上序号的注解部分，其中《三字经》有 34 处注解，《千字文》有 35 处注解。24—28 页则是用威妥玛的拼音系统对应用英语字母标注的人名附录，并在每个人名后标注出是出自《三字经》还是《千字文》及其所在页数。顺序是按人名的音序排列的，具体如下：

Chao—Chow. C. 144

Chao Chung-ling—Chow choong-ling. S. 136

其中 C 表示《千字文》，S 表示《三字经》。此外，没有标注页码的前两页是序言 (PREFACE) 和介绍 (INTRODUCTION) 及一些小字部分的注释 (Notes)。在序言中，翟理斯说道，自己是带着极大的不自信向公众推出了自己的这版译文，这两本书是中华帝国的两本最被广泛阅读的书。并指出其目的是为了广大对中国的过去、现在感兴趣，但对其语言不了解的人们能够通过这两本书的大致内容来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介绍

中，翟理斯首先指出《三字经》的地位，孩童如何学习及书中所包含内容的丰富性，指出其在中国使用的广泛性及实用性，“许多没有去过学校的人，甚至妇女拿起它都不知道怎么读，却能从头到尾地背诵下来，并从中获知从一般书籍中根本无法理解的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物理及玄学的内容。”<sup>2</sup>除此以外，在小字部分的注释中，翟理斯解释了因为威妥玛的正音系统是在意大利元音系统基础上做的，它虽然已经逐渐取代其他的表示汉语官话的语音系统，但很多人对这个系统并不熟悉，所以又做了与之对应的用英语字母做的汉语官话语音。最后又介绍了《千字文》的独特性，指出其价值远高于《三字经》，却没有后者那么被广泛阅读，其原因是它难度太大，语句华丽但偏僻。

1900版编译本：

187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左托利（Angelo Zottoli, 1826-1902）编写了一本拉汉对照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其中就有《三字经》的拉丁文译本。1892年，时任港英教育总督的艾德（Ernest John Eitel, 1879-1883）牧师，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第二十卷第35页）上发表了他的译本，但是，该译本没有任何注解，确切地说仅是一篇篇幅不到7页的译文。而据艾德本人称，他翻译《三字经》的目的“完全在于教育”，但是翟理斯认为，艾德的翻译“非常差”，鉴于该书的目的在于“教育”，所以“千万不能让孩子们碰这个译本”。<sup>3</sup>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推断，一方面是翟理斯认为，由于原文精练，所以许多外国翻译者根本不理解《三字经》的意思，包括他拿出来示众的艾德的“非常差”的译本；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1873年的译本不太满意，加上左托利拉丁文译本的推出，促使翟理斯对《三字经》进行重新编译。这个编译本，1899年动笔，1900年出版，十年之后，即1910年再版，并添加序言。

在序言中，翟理斯首先介绍了《三字经》在中国的重要性及影响，指出它是中国教育的基石。然后对书的作者王应麟、两部较有影响的集注本（分别为王相和贺兴思所注）进行了介绍，最后简单介绍了以往的一些译本，表示了对

2 Hebert Allen Giles (1873). Preface to *The San Tzu Ching, or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nd the Ch'ien Tsu Wen, or thousand character essay*.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3 Hebert Allen Giles (1900). Preface to *San Tzu Ching (Trimetrical Classic)*, Kelley & Walsh, L. td. ,

以往译本包括自己之前译本的不满，希望此版是对以前所有版本的进一步推进（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work will prove to be an advance upon those which have gone before.）。在这个译本中，翟理斯附上了原文和详细的注释，对每个字包括偏旁都注上了拼音，并对诗文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典故进行了介绍、分析，且全是作为正文呈现的。其目的就是让学习者正确理解《三字经》内容，从而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汉文化。

## 2.2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 2.2.1 以往不同译本的编排方式

翟理斯 1900 年英译版本通篇提到了以往译本的不足，上文提到，这个编译本共参照了以往 5 个版本，即：1835 年裨治文的英译版、1856 年马兰的英译版、1864 年儒莲的英译版、1879 年意大利传教士左托利(Rev. Pere Angelo Zottoli)的拉丁文译本及 1892 年艾泰尔的英译文。翟理斯在序言的最后说道：希望目前的这一版本会被证明是之前所有版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将对以上版本进行比较，以示翟理斯此版对以上版本的改进。因左托利的译本为拉丁版本，因此不在比较范围内。

#### 2.2.1.1 裨治文英译版

1835年裨治文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英译《三字经》，从书第105到118页共13页的篇幅。

版面首先用3行斜体字写出了文章的关键词：如下

**ART. I. Santsze King, or Trimeter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ill ada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rimary education.**

下面换行用正体介绍道，《三字经》在中国是一部标准的广受欢迎的作品，同时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很多译本。然后介绍了三种版本的《三字经》注解，即《解元三字经》、《三字经训诂》和《三字经注解》。最后介绍中国汉字像古希伯来语一样都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并用图表展示，图表下面用行文解释一番。图表如下：

<i>Fifth.</i>	<i>Fourth.</i>	<i>Third.</i>	<i>Second.</i>	<i>First.</i>
<b>SEIH</b>	<b>KEAOU</b>	<b>KOW</b>	<b>SING</b>	<b>JIN</b>
<b>MANG</b>	<b>CHE</b>	<b>PUH</b>	<b>SEANG</b>	<b>CHE</b>
<b>MOO</b>	<b>TAOU</b>	<b>KEAOU</b>	<b>KIN</b>	<b>TSOO</b>
<b>TSIH</b>	<b>KWEI</b>	<b>SING</b>	<b>SEIH</b>	<b>SING</b>
<b>LIN</b>	<b>E</b>	<b>NAE</b>	<b>SEANG</b>	<b>PUN</b>
<b>CHOO</b>	<b>CHUEN</b>	<b>TSEEN</b>	<b>YUEN</b>	<b>SHEN</b>

如图所示，裨治文使用的是其对马礼逊拼音系统加以修订的拼音系统，以上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就是《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昔孟母，择邻处”的拼音。在译文行文上认为没有必要按照中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行文规则，应遵循欧洲人的行文方式；说明《三字经》共178双行，1068字，指出有很多字是重复的，实际仅有510字。

以上算是序言部分，译文部分裨治文首先拿出一段内容提要，（THE ARGUMENT），用一段话概括了《三字经》所包含的所有内容。

然后才是译文，裨治文的这版译文没有附带中文原文，译文六字两句读一句，一句一行，并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了行数，但并不是每行都标，而是五行一标，如下所示：

**Men, at their birth, are by nature radically good ;  
In this, all approximate, but in practice widely diverge.  
If not educated, the natural character is changed ;  
A course of education, is made valuable by close attention.  
5 Of old, Mǎng's mother selected a residence,**

以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五句话，一句一行。

裨治文在翻译时尽量按原文翻译，但必要时也会添加一些词汇来帮助读者理解，并用中括号括住。如对“香九龄，能温席”的解释：

**Heäng in his ninth year, could warm [his parents'] bed ;**

这样除了字面解释，还把原文中省去的部分补充了出来，使得学习者更能轻易读懂。这样的补充部分共有28处。

译文后面裨治文英译了王相《三字经训诂》中对一部分句子的释文大意及相

关中国文化，以及对一些句子的理解更正，如：何为中国教育，应从母胎中开始，母亲怀胎时应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孩子出生后要再进行一系列的其他教育；再如为什么“五经”说成“六经”、“二十一史”说成“十七史”。

最后一段裨治文综合地评价了这本书。指出了《三字经》的优点与不足。认为其简明易懂，非常适合孩童的学习，但在道德观与宗教原则上存在着极大的不足。认为除了有关时间和道理（*beyond the things of time and sense*）的东西外，没有一个词是直接指导孩童的。其意思即指导孩子一生的人生观，即“天国的父神、创造万物的上帝、万物的评价者会永随一个人。”因此他认为“该书中的教育会让孩子对这些视而不见以致陷入黑暗不可得永生。显然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显然，这是出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传教士之口。

#### 2.2.1.2 马兰英译版

马兰于1856年在伦敦出版了《三种三字经》，包括了三种不同人编写的不同内容的《三字经》英译本。第一篇即王伯厚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第二篇为传教士为宣传基督教义而编写的《三字经》；第三篇是太平天国为聚众起义而编写的《三字经》。与其他版本的编写目的不同，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文化传播或教学的目的，此版《三字经》英译版是为了基督教传播，是为基督教正名而编写的。

全书共146页。开篇是导入部分（INTRODUCTION），点明编写此书的背景。1855年，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首领洪秀全为更好地发展队伍，收买人心，利用基督教教义仿照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编写了一本太平天国版《三字经》，这引起了当时传教士们的恐慌，马兰正是这些恐慌的传教士之一，开篇导入部分用了近11页的篇幅，首先介绍了1855年太平天国起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然后他分析了这种篡改基督教教义的荒谬性，举出大量的例证证明其对基督教的亵渎与谬论。他认为这可能会和利用篡改《圣经》而自成一家的伊斯兰教像似，会由一本教义发展为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教，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百姓。然后他用大量篇幅比较了太平王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得出了极多的相似点。最后，指出对这三种《三字经》的翻译会进行尽可能不改变原文的阐释，并用了一小段篇幅简要介绍了启蒙读物《三字经》。

第一篇即按编写时间顺序输入了王伯厚即王应麟的《三字经》，三篇均无汉

字原文。三字一句读一行，两行一句，并用阿拉伯数字标上了句数，即两行一句六字一标，共176句。与裨治文的内容相比，少了“长幼序，友与朋”一句。页面下附有注解，并标有序号，共61个注解。此外，其译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译文用了不同的英文字体，斜体与正体，正体英文单词对应解释原文的汉字，斜体为帮助理解部分。如下：

- 1 **Men at their beginning**  
*are by nature originally good.*<sup>1</sup>
- 2 *By nature they are mutually alike,*  
**but by practice they mutually differ.**
- 3 *If a child be not taught*  
**his nature becomes deteriorated ;**
- 4 *but in the way of education*  
**the principal-thing is undivided attention.**
- 5 **Of-old MENG's<sup>2</sup> mother**

<sup>1</sup> This refers to a man's birth. Chinese philosophers, however, teach that man's nature is in itself good. See, e. g., MENG-TSZE (*Sh. Meng.* iii. 6), who says that "we have in ourselves the four principles of good," and that "we receive good from no one else," etc.: and Hien-wen-shoo, *CLV.*, says, "*Sin che pen ty yeou ching woo seay,*" etc.;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essence) of the heart is correct and not depraved," etc.

### 2.2.1.3 儒莲英译版

法国汉学家儒莲在法兰西学院教学期间，放弃了用系统的方法来讲授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更喜欢通过诠释文献，来归纳汉语语法结构准则，在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上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喜欢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将《三字经》、《千字文》这样歌诀式的启蒙读物，作为文言基础教材，让学生学习汉语。1864年，儒莲对《三字经》进行了英译，汉文合刊，附有214部首表，出版于巴黎。

儒莲版英译文共45页，1—15页是《三字经》汉字原文，按照当时汉语的编排方式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每个汉字的右上方是一个或两个数字，这些数字表示的是后面的部首号码，如果是两个数字，则为上下排列，中间一个加号，即表示是由这两个部首相加构成的，如“本<sub>1</sub><sup>75</sup>”即表示“本”是由标号为1的“一”

和标号为 75 的“木”构成，事实上这里与其说是部首，不如说是直接组字的一级构字部件。不过对于一些稍复杂的汉字，则只能指出其中一部分部件，如“學”右上角标的是 30 和 13，分别对应后面的“子”和“冫”，这两个只是“学”下面的部件。每三个字下方用阿拉伯数字做出数字标记，如“人之初”下面标的是“1—3”，即表示第一个到第三个汉字；16—20 页是 214 部首，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排列，用罗马数字标识，把部首按其笔画数的不同分为十一部分，不同的罗马数字代表不同笔画数的部首，最少 1 画，最多 17 画，没有笔画数为 4、6、13、14、15、16 的部首。每个部首均用阿拉伯数字按汉字笔画书写顺序为其标序，如第一部分笔画数为 1 的部首就按“横、竖、点、撇、捺、构”的顺序作的序号，数字标在每个部首的正上方，这些数字是连续的，没有因为被分为十一部分而各自标记，所以阿拉伯数字一直标到第 214 个部首，十七画的“侖”（因现代字的简化，中间少了两个“口”字）。每个部首的正下方为该部首的拼音，拼音下用一个法文单词对应该部首的意思（以上原文见文后附录）；21—45 页是用英文对《三字经》做出的翻译，其形式是 6 字一译，即两句读一句一译。如下所示：

1—6

Jin-che-thsoo-sǎng-pun-shen.

The nature of man , at his birth ,is fundamentally good .

7-12

Sǎng-seang-kin-seih-seang-yuen.

Man resembles his fellowman in his nature , and differs from him in his habits.

如上，我们看到，儒莲的英译版本是有拼音的，首行为每个汉字的读音，并用隔字符隔开。下面才是每句的英译文。

除了译文外，每页译文下有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序号的注解部分，与其它版本不同的是，其注解序号前后不是连续的，各页做各页的标注。共36处注解。

#### 2.2.1.4 艾泰尔英译版

1892年时任香港教育局总督的艾泰尔 (E.J.Eitel) 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上发表了她的《三字经》英译文本，全文不到7页的篇幅。

开篇即序言部分，这部分不像其他英译版本的序言那样，重点介绍《三字经》这本中国传统启蒙读物，而是重点介绍了自己的译文目的，及其翻译与编排的独特之处。在序言中，艾泰尔说道，自己的这篇译文主要目的在于教育。它能提供给学汉语的英国学生的是，包含了一般中国启蒙教育所包含的学前所学内容的逐字翻译。为了汉语初学者的切身利益，译者严格遵循了原文本的文字顺序甚至于成语的字序。每个（用连字符链接的词组）用斜体印刷的字都表示相应汉字的逐字翻译。为了方便参考，原文押韵的对句在译文中都被标上数字。为了指出内容的连贯性，整篇文章被译者分为具有不同主题内容的不同章节。为了让译文更加清楚，大多数章节可能还被再分为不同的段落，学生会发现不是用斜体印刷的就不是原文中的汉字，而是译者用作建议或加上来帮助理解的部分，后者均用括号括上，专用名词是用北京官话逐字译的。

全文共被艾泰尔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为引入部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苟不教，性乃迁”；第二章节为教育的重要性，从“教之道，贵以专”到“人不学，不知义”；第三章为言行，从“为人子，方少时”到“此十义，人所同”；第五章为须学之书，从“凡训蒙，须讲究”到“考世系，知终始”；第六章为中国的历史框架，从“自羲农，至皇帝”到“朝于斯，夕于斯”，其中从“十七史”到“夕于斯”自成一小节，为合理地学习历史；第七章为勤学的榜样，从“昔仲尼，师项橐”到“光于前，显于后”；第八章未添加序号标题，为结语。这些标题均用中括号括住放于每段上方正中央位置。

全文也没有汉语原文，和马兰译文一样也是用阿拉伯数字6字一句一标，共176句，也是少了“长幼序，友与朋”一句。部分人名使用的拼音系统为语音部分，使用的是其自编的拼音系统，无独有偶，艾泰尔的英译版的一大特色也是采用正斜两种字体，一种字体标的就是对应的《三字经》原文汉字的意思，但与马兰不同的是，艾泰尔的斜体表示原文汉字意思，正体为辅助解释部分。如：

## [CHAPTER I. INTRODUCTION.]

1. *Man's commencement (of life) is such that  
His nature is radically good,*
2. *But as to nature, men are mutually near  
each other,  
Whilst in practice they are mutually far  
apart.*
3. *Suppose, however, that no education were  
given to a man,  
His nature would then be diverted (in its  
tendency).*

以上是翟理斯参照的4个英译版本，上文提到是马礼逊于1812年首次英译《三字经》，但不在翟理斯参照范围内，基于其《三字经》英译的开创性，在此做一简单介绍。1812年马礼逊出版《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H 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其中就包括了《三字经》和《大学》。马礼逊《三字经》英译版全文26页，采取的是一页英文译文，一页中文原文式的编排方式。没有拼音。序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启蒙读物《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和《三字经》，并做了一定的客观评价，其目的仅是介绍中国的教育。译文部分没有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而是采取四句读即十二个字一译的方式。据廖春华《〈三字经〉语言研究》统计，《三字经》基本上“四句一意”，即四个三字句叙述一件完整的事或道理，达到了93%，试推测，马礼逊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其译文是按分段式编排，四小句为一段加以翻译。全文仅5处注解点，使用小字体位于页底部分。首版英译本有其一定的特色，因此在1817年再版，但总体来说，还不足以超越后来者，尤其是在注音和注解方面。这两方面对正确理解和学习《三字经》是极为重要的。

## 2.2.2 翟理斯编译本的改进与创新

### 2.2.2.1 翟理斯编译本的编写体例

全书除序言部分共178页，从第1页到150页是正文，汉英紧密结合。从151页到178页是增加的6个附录部分，为不同朝代不同版本的历史添加部分或内容相异部分。这部分除汉字原文字体比正文中的小一号外，译文和讲解部分编排方式与前面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附录里每个句子的标序是费了一番

心思的。翟理斯注重简洁明了，不会把其它版本原原本本地附上，而是找出这些后世版本中不同于最初版本的部分。为了让读者清楚明白，翟理斯通过句前的序号指明了这些句子在文中的位置。如附录二“道渊源，习礼仪”是后世一些版本中添加的，这两小句句前标序分别是：160A 和 160B，意思就是这两小句是插于原文序号为 160 的“春秋作”后面的。数字后面的 A、B 表示的是句数或者序列号。即 A 是第一句，B 是第二句。附录一到附录三是用大写字母标句数，附录四、五是小写字母标句数，附录六则是用希腊字母标写。究其原因，似乎并没有具体的规则可循，可能只是为了标序不致单调而为。（具体版式见本文附录）

以下是这部编译本的具体编写体例：

首先，全书译文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翟理斯这版全文使用了每半句话即三个字一句对应一句英文译文的方式。原文汉字采用了比例比英文大的多的华文中宋字体，笔画横细竖粗，使得每个汉字的一笔一画、结构层次都清晰地呈现在学习者面前。

其次，有语音，并且是拼音加声调。每个字的正下方是这个字的拼音和声调。全书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为每个汉字标注上音节和声调。声调与现在的标注法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小体阿拉伯数字 1、2、3、4 标在音节的右上角来表示汉语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值得一提的是，每行汉字的首汉字的拼音音节声母是大写，其余两个声母则是小写。很明显遵循的还是英式拼写规则。

再次，逐字直译和单句意译相结合。每个汉字下方是拼音，拼音下方是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对应解释这个汉字，一般是这个汉字的常用义，如果是多义词则选用其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的意义较实的那个义项，如“之”有“到”的意思，那么下方的英文解释就是“arrive”。再者，如上所说，每半句话给出一句意译。

这样，课文部分的排列版式就是：半句话为一行，用阿拉伯数字在左边标出行数，即每三个字一行，正文 356 行，附录 84 行，共 440 行。每个汉字正下方用威妥玛式拼音标注上相应的音节，并用 1、2、3、4 在音节的右上方标出声调。每个拼音的下方是这个汉字的直译英文单词，这样与上面的汉字、拼音分三行排列，其右用大括号括住，大括号右边是这半句话的意译。如下所示：

## 1. 人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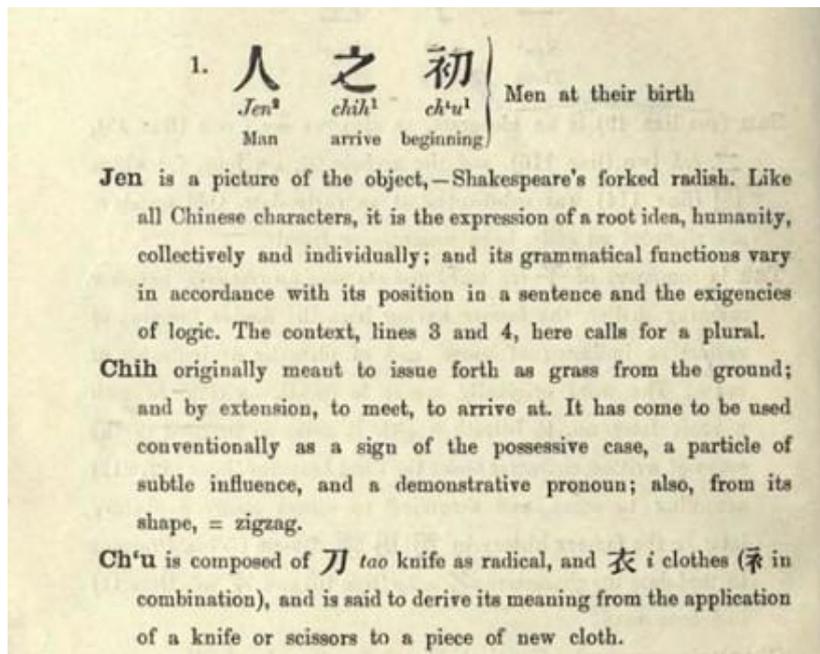
*Jen<sup>2</sup> chin<sup>1</sup> ch'u<sup>1</sup>*

Man arrive beginning

Men at their birth

如果把翟理斯对每三个字一句读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以上是第一部分，下面则是第二部分。在以上课文部分排列的下面是对每个字的详细分析解释，和对上面这句话所涉及的文化介绍或讲解（以下简称“解释部分”），这部分在全书约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全书的重点，体现了本书的编写特色与作者的编写思想。在这部分，作者参照许慎的《说文》，结合王相和贺兴思的注解本及自己的汉文化知识，对《三字经》中的每个汉字和句子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

所以两部分合起来，一句读的解释在编排上就是：



因《三字经》重复率高，全文有大量的汉字是重复出现的。那么对于《三字经》正文中重复出现的汉字，翟理斯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再解释，而是通过指出该汉字第一次出现时，对其所作解释的行数来引导学习者去查找，如“性相近”中“性”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在行 2 “性本善”中出现，则在该字后面注上

(line 2), 意思是: 见行 2。这就达到了简洁不重复, 避繁就简的目的。如果遇到在此处表达的意义与前面意义不同或另有其文化意的汉字时, 除指出第一次对该字作出的解释所在的行数外, 还另作了一些补充和解释, 如对“作正字”中的“作”的解释:

**Tso see line 123. It here means to do the duties of, to act as.** 同样对于分析汉字结构得出的成字部件, 若与《三字经》原文中的汉字重复, 则会在其后加上括号, 注上该字在原文中所在的行数。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解释的现象。

除此之外, 大量汉字解释部分的后面还用方括号 [ ] 引入了大量的文化阐释、补充解释和对当时已存在的不同版本译文的更正与批判, 经统计, 这样的方括号共 206 处。对文中涉及到的人物、故事或历史朝代的解释少则放于括号外汉字解释部分的后面, 作为“该汉字在此处的意思”部分解释, 如对一些朝代的解释。解释阐述量多则放入方括号内, 如对“昔孟母, 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这两句的解释, 除以上形式的解释外, 还简要介绍了孟子是谁, 代表作品是什么, 而且, 为了更好地解释“择邻处”, 阐释中国的教育观, 翟理斯甚至把“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在方括号内用英文生动详细地呈现出来。此外括号内还有大量的对前人译文的更正批判, 且不乏犀利尖刻之辞, 如“错误地翻译为 (wrongly translates)”、“奇怪地翻译为 (strangely renders/translates、has a strange rendering of …….)”、“又一次大错特错地…… (again makes the blunder of applying …….)”、“犯了奇怪的错误 (strangely mistakes)”, 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艾德 (Ernest Johann Eitel) 和左托力 (Pere Zottoli) 的译文。

#### 2.2.2.2 与以往译本的比较

从以上不同版本的英译《三字经》的编排,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英译版本存在很大的不同。

##### 一、编写目的不同:

裨治文与马兰同为传教士, 传教目的大于文化传播与教学, 尤其是马兰英译版。儒莲、艾泰尔和翟理斯的目的均为教学, 与此同时, 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最早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则只是客观地介绍中国教育。

## 二、句子标序与编排不同：

不同英译版本的句子标序也是不同的。马礼逊的是四小句一段英译文，无序号标注。裨治文的五句（三字一小句，六字一句）一标，马兰和艾泰尔是一句一标。儒莲是六字一译，标的是字数。翟理斯是半句即一句读一标；在行文编排上，裨治文是一句一行，儒莲是一句一译，分两部分，上方一行是一句的拼音，拼音下是对这句话的英译。马兰、艾泰尔和翟理斯均为三字一小句一行一译。此外，裨治文、马兰均无汉语原文，也无拼音，马礼逊是一页中文对应一页英文，没有注音。而儒莲与翟理斯均有汉字原文与对每个汉字的注音。不同的是，儒莲是原文与译文完全分开，翟理斯是原文与译文紧密相连，儒莲用的是马礼逊拼音系统，没有标注声调。翟理斯用的是威妥玛拼音系统，标有声调。

## 三、内容详略有差异：

首先是原文内容的多少是有差异的。马礼逊、裨治文和儒莲版的均为178句，马兰与艾泰尔的均为176句，均少了“长幼序，友与朋”一句。这些版本均为最初的元末明初版。同样参考过王相与贺兴思注解本的翟理斯，在正文部分也是178句，但在后面又附有6个附录，42句，因此共220句，440行，成为原文最多的英译本。其次是整篇译文的篇幅大小也不同。马礼逊版本原文与译文一起是26页。裨治文译文是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仅是一篇文章，加前言与引入部分共13页；马兰是与另外两版不同《三字经》合写的，全篇共78页，蒙学《三字经》部分为20页；儒莲英译版是篇幅为45页的一本书，出版于巴黎；翟理斯也为一本书，共178页的篇幅，篇幅最多。

## 四、注解不同：

首先注解位置与字体的不同。

马礼逊仅有5处均较简短的注解，小体字放于页底。裨治文长达7页的注解都在译文后，主要是根据王相《三字经训诂》中的解释，对一些句子进行的注解，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出是哪一句的注解，最后进行一些评论，字体与译文一致；马兰版的注解与现在的注解比较相似，在句尾或词尾右上方，标上一个小的阿拉伯

数字，然后在本页的下方，用与原文小一号的字体做出注解，如一页页底空间不足，则转入另一页页底；儒莲版注解也是放于每页的下方，字体稍小于正文，而上面正文的多少，则取决于下文注解的多少，不会因为上面正文篇幅一定，下面注解多则转入下页的情况，因此，各页的标注序号之间是不连续的，即第一页的标注从1开始标，第二页的标注还是从1开始标；翟理斯则是每行下方，对每个汉字做出字义分析及相关解释，全文除原文的汉字字体较大外，其余部分文体与大小均一致。

其次注解数量及侧重点不同。

马礼逊的是对原文的补充说明，如对“周文武”的解释，说明文王没有真正做过皇帝，其子做了皇帝，“文王”只是百姓对他的希望。裨治文的译文共17处20段的注解文，主要是根据王相《三字经训诂》中所作的注解，对原文一些难以理解或需要加入文化因素才能更好理解的句子，进行补充说明，对原文中的历史朝代更迭、时间流转，也没有进行梳理与注释；马兰版的共有62处注解，其主要是对中国的文化典籍和中国的历史部分进行介绍，如对“四书五经”、“三皇五帝”的介绍，具体到各家学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各朝代的著名君主以及所在具体时间年代，而对于劝学励志部分里涉及的人物典故，马兰仅在下面用注音法把人物名字写上，无任何解释；儒莲版译文共36处注解，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而进行的解释说明：第一种是客观说明或评价，如第一个注解是说明该版译文用的是马礼逊拼音系统，再如在解释“此十义，人所同”时，他认为后文只有八条，而少了两条，分别为“孝道”和“夫妻和睦”；第二种是根据一些注解本所作的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如在解释“此五行，本乎数”时，他根据朱熹的注解进行了一番文化阐释；第三种是对原文省略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如解释“载治乱，知兴衰”，就在下文注解：“The historical works.”意思是“The historical works载治乱，知兴衰”；艾泰尔版本仅一处注解，指出“長則惠，幼則順”一句在一般版本中是省略没有的，本版加入了这句；注解方面，翟理斯的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前人的更正，有83处，主要针对左托利和艾泰尔的译文，一方面是对《三字经》中文化及历史部分的讲解与补充，涉及广泛，有123处。其中，这两部分不乏有内容交叉的部分。

### 2.2.2.3 翟理斯编译本的改进与创新

根据以上不同版本的不同编排，我们可以得出翟理斯英译本在编排上具有以下改进之处与创新点：

一、集各家之所长，内容更加丰富具体。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翟理斯的译文可谓集各家之所长。翟理斯这版《三字经》目的是为教学与传播中国文化之用，在编排上参考借鉴了多个英译版本，集中了各家的长处：从裨治文英译版借鉴的就是参考了王相、贺兴思等的注解本，从而对《三字经》原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文本中体现在分散在各处随原文而行的注解与补充中；从马兰英译版汲取的是对人物、朝代的介绍与时间标注，从而使读者对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名人轶事、朝代更替及各朝代著名君主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文化介绍更加全面具体；从儒莲版翟理斯汲取并改进了汉字教学之部首教学，在全文中体现为在讲解分析每个汉字时，详细分析了每个汉字的偏旁构成，指出其部首，以便更方便地用字典查找。与儒莲版原文与译文分离式编排相比，翟理斯原文、译文与分析相结合成一体，能够使学生学习时更加直观方便，不用前后去翻书对照；对艾泰尔版更多的则是指出其不足，艾泰尔版虽有一定的特色，即原文每个汉字都在译文中有其对应的英文单词，但其简短的译文，仅是字面的理解，实难服众，且无汉语原文，作为汉语教材使用极为不妥。当然，翟理斯也从中吸取了其特色，在翟理斯的英译版中，每个汉字下面均用一个英文单词对这个汉字进行释义。

二、原文在当时最全。

综合以上版本的编排体例，可以看出，翟理斯1900年《三字经》编译本是在总结了前人的基础上，在编写体例上得到全面完善的版本。

与以往《三字经》译本相比，翟理斯版在原文内容上也是最全的。以上各个版本历史部分均只到宋代，而翟理斯则是参照了各种版本，增加了6个附录，为6个不同版本的增加部分和差异部分，每个附录首行用中括号表明出处，但都不是很明显。其中，附录一一共8行，指出是在一些版本中的插入部分，未指明哪些版本；附录二2行也仅指出是在一些版本中被插入的；附录三和四分别为18行和

24行，作者认为可能分别为清代学者王相和贺兴思所作；附录五也是24行，作者在页首只说是另一个版本所插入的，作者未知；附录六共8行，翟理斯说道，是明代某位不知名的作者所插入的。《三字经》自成书以来有很多版本，不同时代的编者均以原作者（或区适子或王应麟）为名添加附录，因此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改编者或添加者为何人，翟理斯无法确定具体作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翟理斯对中国经典的阅读量之大。以下是翟理斯附录添加内容：

附录一：惟牛羊，功最著。能耕田，能守户。昧天良，屠市肆。戒勿食，免罪处。（按标序，应插于原文“此六畜，人所饲”后面）

附录二：道渊源，习礼仪。（按标序，应插于原文“诗既亡，作春秋”后面）

附录三：辽与金，帝号纷。逮灭辽，宋犹存。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翟。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迁北京，永乐嗣。逮崇禎，煤山逝。（按标序，应插于原文“南北传，十八混”后面）

附录四：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涖中国，兼戎翟。九十年，国作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逮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禎。權奄肆，寇如林。至李闖，神器焚。清太祖，应景明。靖四方，克大定。（同上）

附录五：辽金元，争宋鼎。天运环，至元曷。元世祖，始正位。八十八，共九帝。群雄起，太祖征。国号明，元顺奔。成祖继，立两京。十七主，止崇禎。闯贼乱，明运竭。大兵至，贼随灭。顺治立，号大清。臣民服，天下平。（同上）

附录六：胡元盛，灭辽金。承宋统，十四君。大明兴，逐元帝。统华夷，传万世。（同上）

以上四个附录从内容上看，除附录一和二，其余四者均是对前面版本历史部分的补充。

### 三、拼注字音，首标声调。

与其他版本的译文相比，其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根据汉语学习之要求，加入了语音，并用阿拉伯数字在拼音右上方标注上汉语里特有的四声声调。从而使汉字教学集字音、字形、字义于一体，让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更好地认识汉语、汉字，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靠线条书写的字母表音文字的语言文字。其使用的是当时颇受欢迎的威妥玛式拼音方案，这部方案后经其简单修订成为风行数十

年的拼音方案，直至新中国的拼音系统的确立。在之前的版本中，仅儒莲版用马礼逊拼音系统标注了拼音以便学生学习，但也未标注声调，其余均只是用各自编写的拼音系统拼注了人名。在汉语学习过程中，语音学习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一大难点，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可以拼读出来的，而汉字字音则是需要死记硬背的。尤其是声调，在汉语中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翟理斯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语音编排正是体现了他对汉语语音的重视。

#### 四、首加汉字分析。

翟理斯这版英译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与创新，就是用许慎《说文》及其“六书”的方法增加了汉字构成分析与字义讲解部分，在全书占有极大的篇幅。体现出翟理斯在汉字教学方面极其重视。这部分将在第三章汉字教学章具体表述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若作为汉语学习之用，汉字原文必不可少，以上版本仅马礼逊和儒莲版在出版时附上了汉字原文，后者并附有 214 部首，可见是有汉字教学意识的。

《三字经》历来为中国传统的启蒙识字教材，但翟理斯之前，几乎所有译者都看到了这本书的文化意义与启蒙意义，但大多数人未看到其所具有的基础识字功能，儒莲意识到这点，全书第一部分即为《三字经》汉字原文部分，第二部分为按笔画数标注分开的 214 部首，并有拼音和对应的法文单词解释。这种编排方式虽条理分明，但不够融合，学习时要前后不停翻阅才能查看其部件构成，而且有些汉字并不能由后面的 214 部首直接构成。对于从未学过汉语的初级学生，甚是麻烦。而时任香港教育局总督的艾泰尔仅把原文译了一遍，连汉字原文都未给出，却在序言中声称用于教育目的，因此遭到了翟理斯的猛烈抨击。

综上所述，从教材角度进行评论，与以往翻译本相比，此版编译本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更加符合初级识字教材的科学性。《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识字教材，裨治文、马兰、艾泰尔均只是把原文翻译出来，没有附带原文，可以说只能是译文，而谈不上教材，马礼逊和儒莲的版本加入了汉语原文，后者还

加入了 214 个部首，很明显是向教材方向发展。汉语原文加译文有利于学习者在学习时英汉对照比较两者语法的不同，从而体会汉语语法。另外，214 个部首更有利于汉字的学习。但是，汉语原文、英语译文和部首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编排的，对于学习者来说，有一定的不便性。翟理斯的编译本集音节、声调、部首、汉字、词汇、译文等于一体，语音采用的是当时广为流行的威妥玛拼音，用 1、2、3、4 在拼音右上方标注声调；每个汉字都剖析其构成，指出其部首；汉字的解释集该汉字的语素意与词汇意于一体；译文采用每三字半句一译，更加清晰明朗。可以说是迈向教材更科学化的体现。

其次，文化内容讲解更详细。《三字经》虽为启蒙读物，虽字少句短，但却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因此，正确清楚地理解原文仅靠一句对应一句译文显然是很难做到的，这时，译文外的注解或解释部分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上版本除艾泰尔版本仅一处注释外，其余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均有注解补充部分。以上我们已经提到，翟理斯的注解最为详细，其形式也不是其他版本那样的脚注，而是专门用了大量篇幅作为正文部分，详细地解释了《三字经》中需要专门讲解的部分。《三字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启蒙读物，三字一句读，两句读一句，178 句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即使是中国人读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才有了清代学者王相、贺兴思的注解本，翟理斯是在充分参考了以上两部注解本及以往不同的《三字经》版本和《三字经》英译版本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译本，可以说是作者在充分理解了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同时吸取其他英译版本的可取之处后，添加了丰富的文化内容。编排清晰明了，简略得当，方便学习者参考理解。此外，翟理斯在看到以往英译版本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以往译本在对原文理解上的不到之处，主要针对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左托利的拉丁译本和艾泰尔的英译本。通过有针对性地指出错误和比较，使学习者能够更加正确清楚地理解。

## 2.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文化色彩

### 2.3.1 以往英译本在文化内容上的取舍

《三字经》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丰富，集中国传统教育、中国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中国历史等于一体。这也是这本书深受国内外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原

因。《三字经》开首讲完教学的重要性后，从数字一到十，数与文相结合，用三才、三光、三纲、四时、五金、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集中概括了孩童初学时所需的生活伦理与自然常识，这些自然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思想文化首先要掌握的。它用二百字呈现了古代乃至今天都被奉为经典的经史子书的书目，三百字再现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帝王兴废的历史。被誉为“千古一奇书”、“袖里通鉴纲目”、“若能字字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虽然《三字经》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但因为是古文书面语写成，三字一句读，仅一千多字的篇幅，语言概括性极强，真正想要掌握《三字经》中的文化内容，不能完全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因此，才有了王相、贺兴思等著名学者的注解本。同样，在翻译过程中，想要深入地掌握其文化内涵，不能仅靠英译文中的一句英文对应一句中文。这就需要注解来完成。

以往英译版中，除艾泰尔没有注解外，其余均有注解，不同版本注解重点与篇幅均不一。从其注解部分可窥见译者在翻译这本书时对文化内容的侧重点及注重程度。

裨治文英译版的注解主要是有选择性地英译了王相的《三字经训诂》中的一部分译文及注解，并且自成一部分放于全文最后，近8页，占全文近一半的篇幅。因这篇译文主要为传教目的，重点是对中国的教育及思想文化进行的解释，注重挖掘中国人思想的内在根源。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前面和后面的有关教育和“五常”、“十义”部分。如注解1.即对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进行了解释，首先英译了这句，然后解释为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最后列出不同学者对这种思想的想法，包括孔子、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及韩非子的中间说。

马兰版的注解部分是放在每页的下方，篇幅与译文也大致相当。这版很注重对《三字经》所涉及的儒家代表、文化典籍及其作者以及中国历史朝代的介绍，旨在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典籍有更好的认识。对前面部分涉及的一些典故在注解中做了详细解释，如孟母断机杼、窦燕山教五子，孔融让梨；在翻译中国经典文集部分时，他是在参考了西方译者及一些中国典籍和注释本后，对文中涉及的思想大家如孔子、孟子等作出了详细解释并列出其代表作品，对原文中涉及的经典著作则列出其作者及所处年代，并列出一一些作品所包含的

内容，如《诗经》包含四部分，分别为：国风、大雅、小雅和颂；在历史部分所作的解释更加详细，对每个时期朝代的更替与建立者、亡国之君或亡国事件均作出了详细的介绍，使得读者读完，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马兰版英译文在文化的编译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使得这部分内容十分充实。下面是他对“唐有虞”这句的注解：

<sup>29</sup> THANG and YU are the same as YAOU and SHUN; the former being their “kwo,” or “nēen-haou,” “reigning title;” the latter their real name.

YAOU began to reign B.C. 2356; and SHUN B.C. 2169. They are the two most celebrated emperors in Chinese annals; partly on account of the deluge that took place in China in YAOU's time; and partly on account of the wisdom of their institutions and the glory of their reign. The canon of YAOU and the canon of SHUN form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Shoo-king*; and the deeds of those two emperors are told at length in the first book of that classic (see Dr. W. Medhurst's *Shoo-king*, pp. 1—81; Dr. Gutzlaff's *Chinese History*, pp. 124, sqq.; Dr. Morrison's *View of China*, p. 56, etc.)

<sup>30</sup> YU was the founder of the HEE dynasty, B.C. 2205. He was 100 years old when he repaired the damages done by the deluge, and divided the land into nine regions (an account of him is given in *Shoo-king*, book ii., sect. i.).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about ten feet high, and to have forbidden the use of wine, from his having suffered himself in consequence of too much drinking. Chinese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in his time it “rained gold for three days.”

儒莲版英译文其目的虽为教学之用，但其侧重点并没有放在文化的讲解上，36处注解点基本是为了让读者能在逻辑上理解明白而做的补充或解释，因此注解基本都很简短，包含一些零散的文化内容，并未因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做具体的文化补充。如译“为学者，必有初”，译文仅是“Those who learn must make a beginning.”后面就添加了一个注解点放于页底，即“*They ought begin to with an easy text, This text is the Seaou-seo, or the book of the little school.*”上面译文仅是按汉语原文字面义进行的简洁解释，下面注解就进一步补充了译文没有说清的部分，使读者理清了关系。

因此，儒莲版译文不像以上几版在注解中突出强调《三字经》中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文化。零散的文化内容仅是为了学习者在逻辑层面上能够理解，而不能使学习者深入理解《三字经》中的中国文化。

艾泰尔版译文在7页的译文中，仅有一个注解，即他在翻译“君则敬，臣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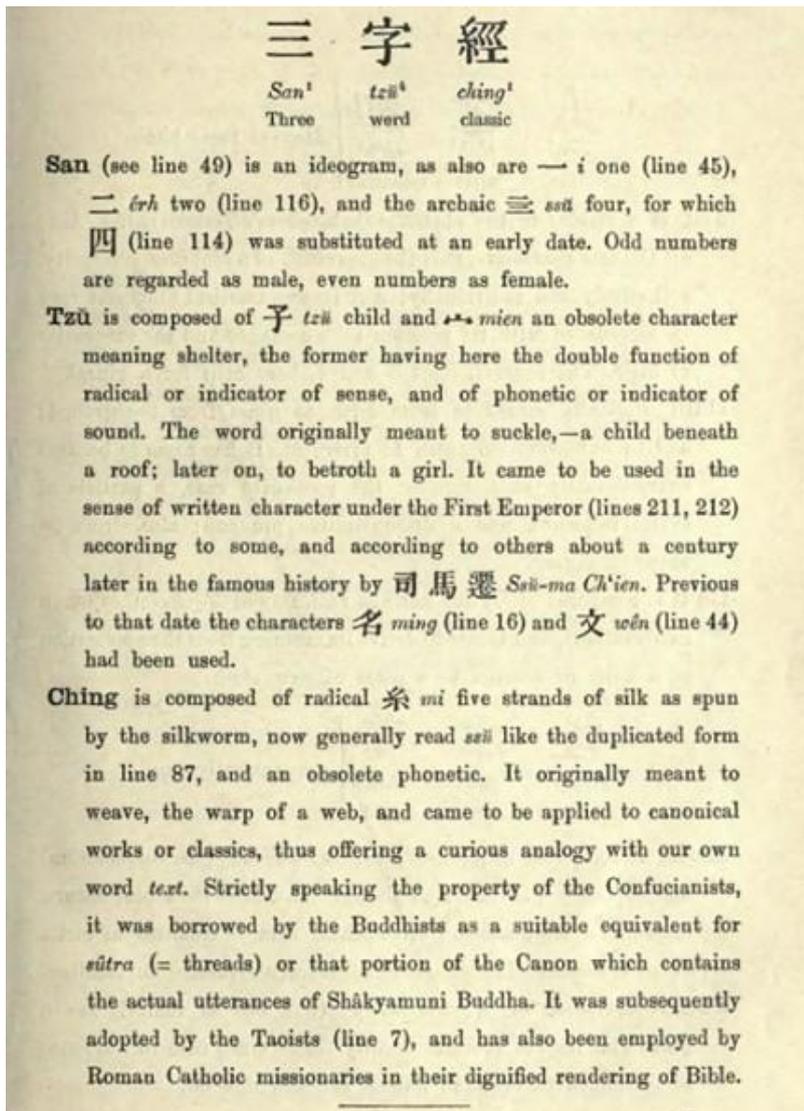
忠”后面又加入“长则惠，幼则顺”一句的译文，在这里加入一个注解，说明这句在一般版本里是省略的。这与儒莲认为“十义”在原文中少两义的怀疑更正不谋而合。

### 2.3.2 翟理斯英译本的文化阐释及其意义

翟理斯此版英译《三字经》的目的为两个，一是传播中国文化，二是教学之用。因此在英译时，文化方面的编注是必不可少的。翟理斯关于文化内容的讲解不同于以往任何译本。在编排位置上，既不同于马兰、儒莲版在每页的下方，也不同于裨治文在译文后单独列出《三字经》内相关文化的介绍补充，而是作为正文，融于汉字教学之中，使得内容编排更紧凑，有助于学生边学边理解；在内容上，既非偏重于马兰版对中国经典典籍和中国历史的介绍，也非裨治文版偏重于中国文化思想的解读，而是融合了两家之所长，文化内容更加广泛全面。《三字经》内容丰富，体现了不同方面的文化，翟理斯的译文根据翻译的需要，增加补充了大量的文化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2.3.2.1 汉字教学所体现的汉字文化

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其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彼此之间相生相荣。文字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文化，不了解文化无以学其语言。对于汉语汉字来说尤其如此。汉字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历史文化的“化石”。中国造字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体现了中国人重形象化、重意境感受的思想特点。比如“家”字形象地表示屋下一头猪，说明古时人们把猪作为非常重要的财产，有了猪，才算一个家。因此，汉字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在《三字经》中，翟理斯除了用“六书”理论对原文具体汉字的构造文化进行说明外，对一些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或引申义也进行了阐释，开首对文题“三字经”的解释就体现明显：



如上，讲解数字“三”时，说道：它和“一”、“二”及早先用四横代表的“四”一样都是表意文字，奇数为公，偶数为母。在解释“字”时，就按照《说文》介绍了中国造字法中最常见的造字法“形声”：“字”是由“子”和“宀”构成，前者具有双重功能：部首或表意的功能，声旁或表声的功能。虽然“字”是会意字，这种解释也与现在的分类有一定不同之处，但完全是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所编写，原著中“子亦声”意思即“子”具有表声的功能。许慎是把形旁相同的字归在一起，称为部。这里“子”也是部首。《说文》中各部的统属字都与部首的字义相关，这些部首基本都可成字。而现代汉语中的部首却并不是都与字义有关，下面按《说文》解释了“字”的原意。但后面“根据后来司马迁编写的史书中一些内容的记载，‘字’在秦大一统之后表示‘汉字’”

意，在此之前，用‘名’和‘文’表示”却并非《说文》的内容，再次证明了翟理斯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同样，“经”字翟理斯也是先按《说文》对其偏旁构成、字义演变进行说明解释，然后结合中西文化说明了当时“经”的具体用法，即：表示权威著作和经典作品。严格地说，仅指儒家经典，后来被佛教和道教借用，后来，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翻译他们神圣的圣经时也用了这个字。这不仅向学习者无形中介绍了中国造字的理念，而且把该字的比较实用的有关文化推荐到学习者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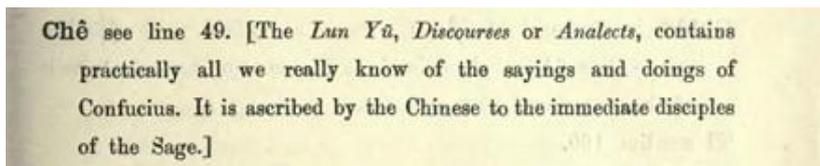
汉语造字重形、重意，为了说明这一点，翟理斯在解释汉字时，按照《说文》，结合自己的汉文化知识，向学习者大量介绍汉字文化。如后面对数字的解释：“三”字的三横也被认为代表着天、地、人，形象地表示了上天，下地，中间人的大自然状态。“五”由“二”作部首构成，“二”上下两横代表着天和地，中间交叉的两横代表着中国的有关宇宙起源时男女交合理论。再比如对象形字“臣”的解释：弯曲的外框像一个大臣在他的君王面前弯腰的姿态，并进一步解释：在东方，在至高无上的君主面前，要弯曲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头部。“妇”字：由“女”(women)做部首，和“帚”(a broom)构成，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个妻子的职责。翟理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妻子是女人，妻子的职责就是在家做家务。对“德”的解释：由“直”的变体做声旁和“心”构成，被解释为“外在的来自于他人，内在的来自于自己”。对“最”的解释：原意是“抓取，收集”，从“收集很多”意演变到现在的“最高级”意，下面的“取”是由“耳”和“又”(即“手”)构成，指的是为了向酋长或国君传递战争的胜利而割下战俘的左耳，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在造字法中，翟理斯也会介绍一些汉字在结构上的演变，如：“能”的原意是“bear”，现在写为“熊”，可能是“熊”的力量赋予这个汉字的意义，后来加四点水就成了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汉字。这样的汉字还有“熟”和“玉”：“熟”去四点水，以区别于表示疑问代词的“孰”；“玉”加一点，以区别于“王”。

### 2.3.2.2 文化典籍及相关文化

《三字经》是孩童的启蒙读物，在书中涉及到大量的文化典籍及一些相关思想文化，这些东西用三字形式表示，省去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对于学习者来

说，是很难理解的。翟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点。

原文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这部分是教人如何做学问，学习哪些书，并罗列出学习者需要学习的书目，先难后易，循序渐进地列出了代表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的子史经书。在译文中，翟理斯开始就对“讲究”做了一下解释：表示进一步分析，不可粗糙，需精确，讲究(The phrase *chiang chiu* further means to analyse; to reject the coarse and take the fine; to be particular about, etc)。体现了翟理斯在做学问时的严谨态度，与中国做学问的态度不谋而合。然后对文中涉及到的每部中国经典及其作者进行了具体介绍。比如对“四书”的介绍：“四书”是儒家学说的第一部分，是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子弟都要熟记于心的，在行 115-130 被分别列举出来了。后面在行 115-130 下面的讲解中，翟理斯对“四书”分别做了具体介绍，包括基本内容，作者信息等。下面是“论语者”中“者”字下面对《论语》的介绍：



意思是：《论语》，话语录或文集，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孔子的言与行。是由孔圣人的门徒们所记录编写的。

再如在翻译“国风”、“雅颂”时，具体解释了什么是“风、雅、颂”，还有“赋”这种文体。这部分集中补充介绍了中国的历代经典知识，使得学习者能够简单明了地初步地了解中国主要的经典著作。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翟理斯对原文涉及到的一些中国文化思想也进行了解说，如开篇对“性本善”思想的介绍，说明其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被孟子发展，同时又提到荀况的“性恶说”及杨雄的“中间说”；又如孟母三迁，详细叙述了孟母为何三迁，讲到了中国人注重邻里责任；再如对“贵以专”的解释，在引入了裨治文、马兰、儒莲、左托利和艾泰尔的原译文后，详细讲解了中国人教育的“专”，不仅仅是学习者自己要做到专，父母和老师都应该做到。尤其母亲在其孕育期间就要做好一切教育工作。以上部分和裨治文是一样的，均出自于王相的注解本。在解释“老师”的“师”时，翟理斯引出了孔子著名的“三人行，必有我师”，

并详细解说了儒家这一教人如何做人，做学问的人生态度；在解释“玉不琢，不成器”的“器”时，强调：“器”原意是用于盛饭的东西，后来表示任何有一定作用的东西，然后引用了孔子的“君子不器”加以佐证，意思是：优秀的人不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而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分别解释“天地人”这句话的三个字后，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天地人三才”思想：宇宙混沌初开，清气上升形成了天，浊物下沉形成地。从两者的关系看，天地结合，所有的都造就了，人就是主角，并赋予智慧。“春秋作，寓褒贬”的文化来源，即“孔子作春秋，一字寓褒贬”，翟理斯的解释是：孔子完成了《春秋》后，造反的王公贵族和骄奢淫逸的帝王子弟就极其害怕，因为他的一个字可以比刺绣锦袍更具荣誉，也可以批判讽刺得比一把斧子更加犀利。此外，还介绍了“五行学说”等。这样使得读者或学习者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就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面文字的表层。

### 2.3.2.3 中国历史更迭文化

原文从“經子通，读诸史”到“十七史，全在兹”是《三字经》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这部分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宋代，或清代，虽叙述完整连贯，把中国的历史完整地叙述出来了，但因其用字量少，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是无法从这本书中完全看懂的。对于这一部分，翟理斯的处理与马兰是一致的，对原文中朝代兴替的史实，涉及的君王都做了一定的介绍。如对“三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的介绍，通过指出他们的统治时间及卓越贡献，达到使原文简单明了，易于学习者区分并识记的目的。以下是对“自羲农”中“羲”和“农”的解释：

Hsi is composed of 分 *hsi* separation of vapour, later a particle of emphasis (an old radical), with 義 *i* (line 14) as phonetic. It originally meant vapour, but here stands for the name of the legendary Emperor 伏 Fu (or 庖 P'ao) 羲 Hsi, who reigned B.C. 2953—2838, and is said to have developed the Diagrams

(line 135) from the marks on the back of a tortoise. It is now classed under radical 羊 *yang* a sheep.

**Nung** appears under a dozen different forms,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of which is obscure. It is now classed under radical 辰 *ch'en* heavenly bodies, and seems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m light of dawn, but here stands for the name of the legendary Emperor 神農 *Shên Nung*, the Divine Husbandman, who reigned B.C. 2838—2698, and is said to have first taught the art of agriculture.

如上，在解释了“羲”字的汉字构成后，解释了字义，主要是文中义，即：这里表示的是具有神话色彩的皇帝伏羲，他统治时期为公元前 2953-2838 年，据说是发明甲骨文的人。同样，神农统治时期是公元前 2838-2698 年，据说是第一个教授人们农业技术的人。下面就是介绍黄帝：他的统治时期为公元前 2698-2598 年，被认为是衣服的发明者。这样非常简单清晰地介绍了每位统治者的统治年限及主要贡献，有利于读者解读、区分；后面原文中涉及到的各朝代的兴衰及各朝代的建国者及亡国之君，翟理斯也均指出时间节点，做出简要介绍，使得读者读完后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混乱不统一的历史时代也做出了一定的介绍，如对原文中“五霸”、“七雄”的介绍：

**Pa** is composed of 月 *yüeh* moon, its old radical, and an obsolete phonetic, and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new moon. It is now classed under radical 雨 *yü* rain. [The Five Chieftains were Dukes 桓 *Huan*, 文 *Wên*, 襄 *Hsiang*, 穆 *Mu*, and Prince 莊 *Chuang*. They were the rulers of various States under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siung** is composed of 隹 *chui* birds as radical, with 宏 *kung* the arm as phonetic, and is defined as 鳥父 *niao fu* the male of birds (line 18). [The States alluded to as flourishing during the second epoch were 秦 *Ch'in*, 楚 *Ch'u*, 齊 *Ch'i*, 燕 *Yen*, 漢 *Han*, 趙 *Chao*, and 魏 *W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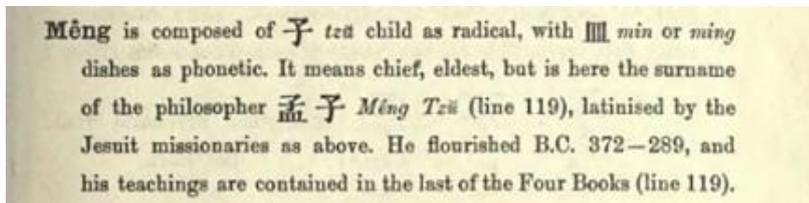
前者在“霸”字的解释后加入中括号，补充“五霸”指的是春秋时期不同诸侯国政权下的统治者，分别是桓公、文公、襄公、穆公和莊公。后者则是在解释完“雄”字后，添加补充了当时各自为政的七个诸侯国。

最后一部分就是 6 个附录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十七史”后的历史部分，因此注解部分主要是随原文详细讲解了宋及宋以后的朝代兴衰，历代起止时间

及创国者、亡国之君。如介绍宋亡时，提到了末代儿皇帝为不落蒙古官兵之手，和忠臣陆秀夫自杀的史实。明朝时，就两次介绍了创国者乞丐皇帝朱元璋的经历。

### 2.3.2.4 涉及典故及人物

原文从“人之初，性本善”到“首孝悌，次见闻”这部分说明学习与孝悌的重要性，这部分也引用了一些名人典故。翟理斯在译文中对这部分内容涉及到的人物均做了简要介绍。如在“昔孟母，择邻处”下对“孟”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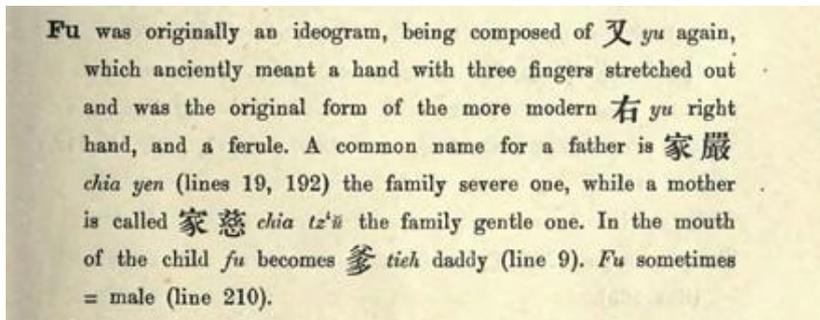
首先解释了“孟”这个字，然后说明在文中的意思，即：这里指的是以上传教士翻译的哲学家孟子的姓。（同见 119 行，即原文“孟子者”）他活跃于公元前 372 年至前 289 年，其主要学说都包含在四书的最后；说到黄香，介绍其是公元 2 世纪的人，是当时孝的楷模；说到孔融，介绍其死于公元 208 年，是孔子的 20 代孙。

原文从“载治乱，知兴衰”到最后，这部分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名人勤学的典故，说明努力学习的重要性，激励孩童努力学习，趁早学习，为劝学篇。对于这部分，翟理斯首先指出“兴衰”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教训大于史实”（The lessons rather than the facts of history are here emphasised.），然后进一步解释“古圣贤，尚勤学”：这句话揭示的是，即使古时最聪慧的人都要不断提高自己，年轻人就更更要这样做了（The idea to be conveyed is that if even the wisest men of old studied to improve themselves, much more should young people strive to do so.）。这部分不像前面“昔孟母，择邻处”、“窦燕山，有义方”这样有人名有事迹，这部分很多仅三字一事例，无名无姓，仅主要事迹，如“头悬梁，锥刺股”分别指的是东汉著名学者孙敬和战国纵横家苏秦成名前刻苦学习的事迹。因此在这部分翟理斯参照相关注解，指出了每个典故中的人物，所处年代及主要事迹。如上面两句翟理斯解释为：这行指的是孙敬，公元 2 世纪的一个学者，他这样

做是为了防止自己打盹把头低到书上。后者是：这行指的是一个名叫苏秦的著名政治家，死于公元前 317 年。他年少时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在学习时保持清醒。解释说明典故时还介绍了殿试及其历史。这样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对所叙述的人、事、物就有了更清晰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更有趣味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人物介绍简单鲜明，突出了他们的主要事迹或成就，能让学习者对人物的理解与记忆更加深刻。

### 2.3.2.5 生活文化

在汉字讲解中，翟理斯会引入与该字相关的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及相关的的生活文化，以区别中西文化之不同，如对“父”的解释就加入了一些文化信息：



如上，首先，翟理斯按照《说文》解释了“父”字，指出它是一个指事字，由“又”和一个权杖构成，同时按照《说文》在“又”的后面也做了简要解释。后面就添加了一些有关父亲称谓的中国文化。译为中文就是：

对于父亲有一个常用的称呼叫“家严”，即家中严厉的那位，而把母亲叫作“家慈”，即家中慈祥的那位。而在孩童口中，“父”就变成了“爹”。“父”有时是“男子”意。

从中，我们看到翟理斯注重把中国的字词与其造字法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学习者更易理解明白。“家严、家慈”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普遍的父严母慈的社会现象与文化。不过，从译文中看，翟理斯也并没有完全把握住这几个称谓词的具体使用场合。最后，翟理斯还指出，“父”有时候是“男子”意，这句显然是出自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父为甫”一句。但这里却没有指出做“男子”义时应该是第三声，而非四声。

此外，他还对中国特有的“席”即席子的用途、制作材质做了一定的描述，

对“八音”（即八种乐器）进行了解释，即中国传统的用八种材料做成的八种乐器；阐述了“礼”的不同文化意义；在解释“东”时，介绍中国人以东为贵，因此有了“东家”，说一个人“不是东西”是骂人的话；与“南”有关的文化他介绍了指南针和中国人建房子均面朝南的讲究；月亮引申到“月份”，再进一步讲解阴阳历之分。这部分生活习俗性极强，显然不是出自《说文》，而是作者身在中国二十多年对汉语汉文化的积累，这些东西对于身在中国需要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西方人而言，更具实用性。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翟理斯在文化编译上的进步性：他借鉴综合了以往译本的优点，又添加了一些常见实用汉字的相关生活文化，从而更加全面丰富，更加详细。这些解释基本简洁不繁杂，不仅不会对学习者构成记忆负担，反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充满更多乐趣，既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学到实用有趣的汉字文化、生活文化。

综上所述，翟理斯 1900 版《三字经》内容上、排版上、文化的补充介绍上均超出前人，是对前人的吸取、纠正、添加改进的集大成者。在内容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版本，把历代不同版本的不同部分及历史添加部分均列出附录添加上去；在排版上，吸收了以往前人的优点，摒弃不足，增加了汉语原文，且英汉紧密结合，使得学生可以很方便地英汉对照，而不用去查找相关汉语文献或像儒莲的版本，需要前后翻阅，每个汉字的部首也紧随该汉字被指出，方便学习者用工具书进一步考察。每个汉字均有一个英文单词对应解释，均有拼音，然后是结合《说文》，偶尔参照《康熙字典》具体分析解释，达到了汉字音、形、义三者结合的教学。这是前所未有的，是进一步的创新；最后在汉字讲解后面添加相关文化内容，纠正以往因理解错误而翻译错误的部分。为正确理解原文，学习原文做好了充足的工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对学习者具有实用性后，结合以往译本做出的融合、添加、纠正、创新本。

## 第三章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

在 1892 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序言中，翟理斯强调，汉语基本无语法可言，准确地说仅有修辞学（To dispose of Chinese grammar by saying that there is none, is to be only rhetorically exact.<sup>4</sup>）。在他看来，汉语中没有任何汉字能明确充当语言中的一部分或具有特定的功能，汉语可能有动词、介词或其他，其语境的微妙影响胜于其语言本身的语法功能（It may indeed be said that no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definitely regarded as being any particular part of speech or possessing any particular function.....It may have the force of a verb, a proposition, or anything else, but rather from the subtle influence of its surroundings than from any inherent power of its own.<sup>5</sup>）。也就是说，翟理斯已经感觉到汉语在语法上与西方语言的不同，但又没总结出其要点。这样，要学习掌握汉语，词组、句子就成了汉语教学单位，而组成这些词组、句子的汉字，当然就是基本单位，基础中的基础。翟理斯这本《三字经》编译本的编写重点，正是初级汉语学习者所需要的汉字分析和讲解。下面就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等角度对这本教材的汉字部分进行分析，来探讨其汉字教学思想。

### 3.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分析

#### 3.1.1 一字一词一释，分析讲解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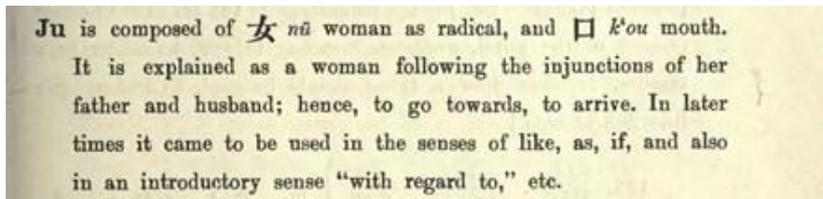
《三字经》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启蒙读物和识字教材之一，世传为宋代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因其内容三字一句而得名，从古代汉语角度来说，书中除了专有名词和少数为了字数或音律上的协调而出现的双音节或多音节名词外，基本为一字一词，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全书 572 个汉字，大部分在当时书面语

---

4 Hebert Allen Giles (1892). Preface to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5 同上

中都是可单独成词的。翟理斯在全书对这些字词是一字一解,很多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是双音节词,如缩略词“三纲”、“三光”等,翟理斯都是对每个汉字单独做出相应的解释,对很多汉字的解释包括了语素义和词汇义,原意、引申义及在文中的意思。如对“如六经”中的“如”的解释:



译为汉语意思就是:“如”是由“女”作部首和“口”构成的。意思是妇女遵从她的父亲和丈夫的命令;这样意思就演变为“走向、到达”意,后来,它就用于表示“像、仿佛,假如”意,也用来表示引出对象的“至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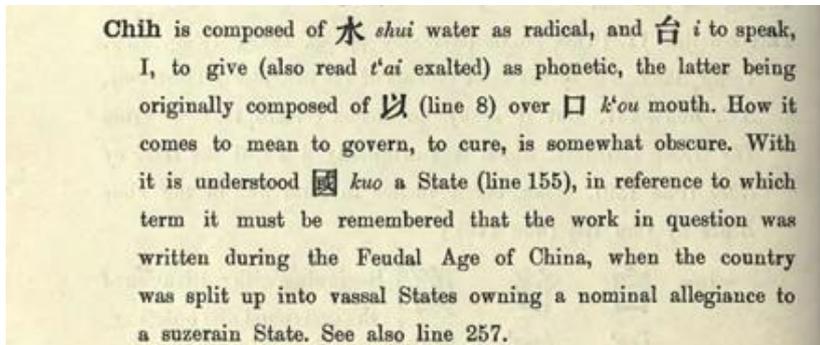
所以说,此版《三字经》是一字一解式教学,字词讲解融为一体。以汉字作为基本教学单位。

与以往的《三字经》英译本最大的不同就是,翟理斯的《三字经》编译本在字词的讲解上非常详细。《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的文字工具用书,首创部首,是中国第一部按字形偏旁分部编排的字书。同时,《说文》中总结出了6种造字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种,一般认为后两种为用字法。清代学者段玉裁在此基础上作的注解本《说文解字注》成为当时较为权威的注解本。从上例对“如”的解释可见,翟理斯参照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因后面“如”字的引申义在许慎《说文解字》里是没有的。是否也参照了后者,则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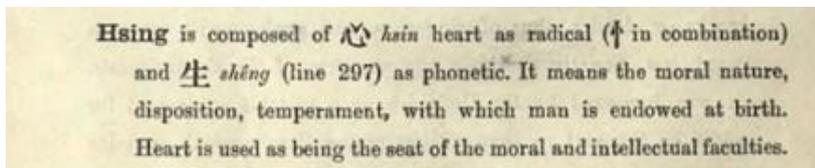
在此版《三字经》编译本中,翟理斯为了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掌握汉字,参照《说文解字注》(以下与《说文解字》均简称为《说文》),使用六书中的前四种造字法,并结合自己的汉语知识对《三字经》中的汉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讲解。

这里讲解详细首先指的是对每个汉字的构成讲解详细,如上文所述,全文使用了《说文》对每个汉字进行了部件拆分讲解(is composed of),把每个汉字基本拆分为两个一级构字部件,即偏旁,指出部首(radical)和声旁(phonetic)(如果这个字是形声字的话)。基本上都划分到一级部件,但也有少数对一级部件进

行再切分，到二级部件，如对“治”的切分，把其分为“水”和“台”后，再把“台”切分为“以”和“口”。原文如下：



再如把“語”分为“言”和“吾”，再把“吾”分为“五”和“口”。但这类切分极少，全书仅 6 例。其次就是意思上的讲解和注音较为详细，包括对解释部分中的部件所作的解释和注音。如上图所示，对构成部件不管原本是成字还是不成字，在解释部分都用相应汉字或与之相关的汉字表示，每个表部件的汉字后是对其的注音和解释，但与正文中的汉字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用 1、2、3、4 标出声调，接着就是对这个汉字的解释，有的用一个或两三个英语单词解释，有的一句话，有的会用几句话解释。组字偏旁注音作解完，最后才是对原文中汉字的字义解释，有时还会解释其造字的依据。如书中对“性”的解释：



如上所示，“性”的意思是：它的意思是本性，性情，性格，这些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心被认为是本性产生的所在位置或器官。这就解释了“性”为什么是心字旁做偏旁。“生”后注了一个没有标声调的拼音，没有字义，(line297)意思是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 297 行有解释。这无疑对汉语学习者是一大便利，但有一缺憾，就是成字部件没有声调。

### 3.1.2 音、形、义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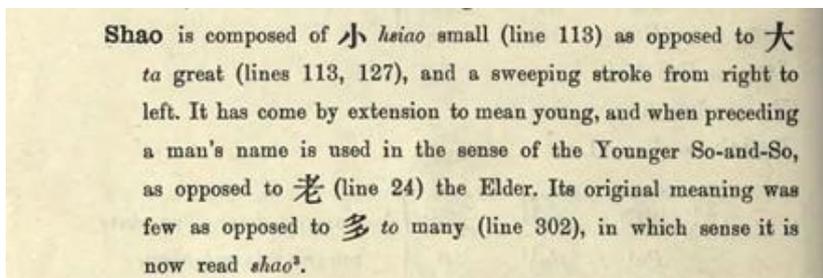
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掌握每个字的发音、字形和字义是非常重要的，翟理斯在刚到北京学习汉语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发音又包括声调，他认为这四点缺一不可。在 1900 版的《三字经》编译本中，翟理斯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首先我们通过上文的编写体例可以看到，对文中的每个汉字，翟理斯都在形、音、义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处理。语音上，对每个汉字都使用了当时使用广泛的威托玛拼音系统标注上声母、韵母和声调；字形上，文中汉字用大号印刷，形体笔画清晰明了；字义上，从本义到基本义再到文中义，解释到位。同时在解释部分，翟理斯对每个汉字也进行了标音和解释，与正文汉字解释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声调。足见其对汉字三要素的重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

在语音上，翟理斯十分重视对多音多义字的讲解。

翟理斯非常注重汉字的语音问题，因为语音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字义的不同以至于对语义的理解。汉语中有很多多音多义字，即一个字在不同的词中读音不同，而且不同的读音代表不同的意义。普通话常用字中就有三四百个多音多义字。<sup>6</sup>不同的发音就是不同的意思。翟理斯在对《三字经》中的汉字进行解释时，对一些常见多音字进行了指明，同时指出这些多音字在不同读音下的字义，如对“方少时”中的“少”字的解释：



在解释了“少”字的构成后，指出：其引申义是“年轻的”，放在一个人的名字前，意思就是年轻的某某，与“老”意义相对。原意是与“多”相对的“数量少”，这时读音是第三声。

经统计，全书翟理斯共指明并解释了31个多音多义字，分别为：相、養、處、有、為、少、夫、應、行、曾、讀、思、號、藏、樂、亡、博、要、稱、盛、王、載、長、數、說、迄、朝、分、隋、創、禪。书中具体讲解经翻译如下表：

6 齐沪扬：《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2页。

多音字	语音	字义
相	<i>hsing</i> <sup>1</sup>	互相；含有微妙地指向任何人或事的补助词。
	<i>hsing</i> <sup>4</sup>	看，考虑。
養	<i>yang</i> <sup>3</sup>	喂养孩子，喂。
	<i>yang</i> <sup>4</sup>	照顾，服侍，特别指对待老人。
處	<i>ch'u</i> <sup>3</sup>	停止；忍受；决定；处罚。
	<i>ch'u</i> <sup>4</sup>	地方。
有	<i>yu</i> <sup>3</sup>	主要意思是拥有，存在，有。
	<i>yu</i> <sup>4</sup>	加 (plus)。
為	<i>wei</i> <sup>2</sup>	成为；做。
	<i>wei</i> <sup>4</sup>	代表，代替；担保。
少	<i>shao</i> <sup>3</sup>	少，和“多”相对。
	<i>shao</i> <sup>4</sup>	年轻的；用于人名前表示年轻的某某。
夫	<i>fu</i> <sup>1</sup>	男人；丈夫。
	<i>fu</i> <sup>2</sup>	现在；因为，鉴于等。
應	<i>ying</i> <sup>1</sup>	应该的，应当的。
	<i>ying</i> <sup>4</sup>	回答，对于一项服务要求的回应等。
行	<i>hsing</i> <sup>2</sup>	行走；行动；操作。
	<i>hsing</i> <sup>4</sup>	指挥 (conduct)。
	<i>hang</i> <sup>2</sup>	一行；一系列。
曾	<i>tsêng</i> <sup>1</sup>	增加；普遍的姓。
	<i>ts'êng</i> <sup>2</sup>	过去的，完成的，尤其应用于时间，具有动词的时态性。
讀	<i>tou</i> <sup>1</sup>	句子。
	<i>tu</i> <sup>2</sup>	读书，学习。
思	<i>ssu</i> <sup>1</sup>	思考力。
	<i>ssu</i> <sup>4</sup>	思想。
	<i>sai</i> <sup>1</sup>	面颊，腮帮。
號	<i>hao</i> <sup>2</sup>	嚎叫，哀号。
	<i>hao</i> <sup>4</sup>	指示、标记。

藏	<i>tsang<sup>4</sup></i>	保存东西的地方，宝库。
	<i>ts'ang<sup>2</sup></i>	隐藏；贮存。
樂	<i>yo<sup>4</sup></i>	音乐，古代五符和八音的统称。
	<i>lo<sup>4</sup></i>	快乐，高兴；满足。
亡	<i>wang<sup>2</sup></i>	消失，逃亡，丢失等。
	<i>wu</i>	不，没有。
傳	<i>ch'uan<sup>2</sup></i>	传递，命令的传达，传唤。
	<i>chuan<sup>4</sup></i>	编年史，传记。
要	<i>yao<sup>4</sup></i>	必要的，重要的；需要。
	<i>yao<sup>1</sup></i>	见面；拦截；做出决议。
稱	<i>ch'eng<sup>1</sup></i>	估量；称呼。
	<i>ch'eng<sup>4</sup></i>	称重的机器。
盛	<i>shêng<sup>4</sup></i>	繁荣，昌盛。
	<i>ch'êng<sup>2</sup></i>	装，承载。
王	<i>wang<sup>2</sup></i>	皇帝，国王。
	<i>wang<sup>4</sup></i>	称王，统治。
載	<i>tsai<sup>3</sup></i>	年
	<i>tsai<sup>4</sup></i>	装载，承载；满的，完全的等
長	<i>chang<sup>3</sup></i>	成长，生长；成年的；长者。
	<i>ch'ang<sup>2</sup></i>	无变化地长远走下去；持久的，长的。
數	<i>shu<sup>4</sup></i>	数字。
	<i>shu<sup>3</sup></i>	数数。
迄	<i>ch'î<sup>3</sup></i>	到达 reach
	<i>hsi<sup>3</sup></i>	直到 until
說	<i>shuo<sup>1</sup></i>	说话。
	<i>shui<sup>4</sup></i>	在国与国之间奔走游说的政客。
	<i>yüeh</i>	高兴的，又写作“悦”。
朝	<i>ch'ao<sup>2</sup></i>	朝廷
	<i>chao<sup>1</sup></i>	早晨

分	<i>fēn<sup>1</sup></i>	分配
	<i>fēn<sup>4</sup></i>	份额, 部分。
隋	<i>suí<sup>2</sup></i>	隋朝
	<i>t'ó<sup>3</sup></i>	分裂
創	<i>ch'uang<sup>3</sup></i>	受伤; 侵犯。
	<i>ch'uang<sup>4</sup></i>	开始, 打下基础。
禪	<i>ch'an<sup>2</sup></i>	佛教徒所做的坐下打禅沉思。
	<i>shan<sup>4</sup></i>	对土地的敬畏; 退位。

如上表所示,我们发现这 31 个多音多义字基本为我们生活中常用常见的多音多义字词。翟理斯对每个多音多义字的不同发音及其所对应的意义都解释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今天看来,这些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其中,汉字“分”当时可能还没出现“份”把“份额”义从“分”中分离出来;“隋”读“*tuó*”表“分裂”义在今天也是不常见的;“说”在当时仍做“悦”的异体字。

从上表我们看到,有 3 个(行、思、说)是一对三的多音多义字,其余 28 个为一对二的多音多义字。其中“隋”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完全不同;“曾”、“藏”、“傳”、“盛”、“長”、“朝”、“禪”是韵母相同,声母和声调都不同,主要为韵母“zh”和“ch”、“sh”和“ch”、“z”和“c”的不同;“亡”、“讀”是声母相同,韵母和声调不同;“樂”是韵母、声调相同,声母不同;其余 17 个均为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是声调不同的多音多义字。再一次表明翟理斯非常注重汉语的语音教学,尤其是声调的教学。

汉语是音节文字,基本上一个汉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从传统语言学来说,即为声、韵、调。三者均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以上声母不同的多音多义字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翟理斯对声母“zh、ch、sh”和“z、c、s”区别的重视,这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部分仍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声调在汉语中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是汉语音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声调发得对不对是听话者能不能听懂理解的重要因素。对于印欧语系以缺乏声调的字母文字为母语的西方人来说,学习声调是难点之一。翟理斯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这点,他在初学汉语不久就在写给父亲的信里提

到：学中文最难的就是“音调”。中文里有近5万个汉字，人们只有见过或听过每个汉字时，才会知道它的发音。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汉字，发音完全相似。而且，每个汉字只有一个音调。如果减去一些重复的汉字的话，那么实际汉字的总数会更少。翟理斯告诉父亲，汉语里有700个字的发音都是“yi”（类似法文中的i），对于不熟悉中文的人而言，这些字的发音完全一样。为了说明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音调时遇到的困难，翟理斯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同一个读音“ch'a”，平声的“ch'a”（叉）即英语里的“fork”（叉），而上声的“ch'a”（茶）则是“tea”（茶）等等。因此，他说，只有在发音正确的前提之下，中国人才可能听懂外国人在说什么。<sup>7</sup>

在《三字经》篇幅本就不多的情况下，突出对31个多音多义字的讲解，编者的用意极为明显。但对于初级教材，对这些多音多义字词的全面讲解不免过早，会无形中带给学生学习的负担，可能还会造成学生把音义常常弄混淆的情况。相信翟理斯对这些多音字词的掌握也是来源于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而非一朝一夕。在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这些内容一般是放于中级教材中，有些甚至放于高级教材部分，在初级教材中仅学习它们最常用的那个音及对应的意思。

除了这些多音多义字，还出现一些一字多音单义的现象，这部分并不多，仅6例，分别为：螿、角、雖、晨、翟、温、百、常、轍，如原文对“角”的解释：

Chio is supposed to be a picture of an animal's horn. It further means angle, corner, and is also read chüeh<sup>2</sup> and chiao<sup>3</sup>. [The

原文汉字“角”下注的是 chio<sup>2</sup> 音，即 juó，而在上面释文中又加入两个读音：chüeh<sup>2</sup>，即 jué，或者 chiao<sup>3</sup>，即 jiǎo，从现代汉语的角度考察，chio<sup>2</sup> 音应出自方言，标准读音应是第三个读音 chiao<sup>3</sup>，而第二个是个多音多义字，“角色”的“角”，英文应理解为“role”，但翟理斯并未指出。其余“翟”读 ti<sup>2</sup>，即 dí，又读 tsê，即 ze，在北京话中又读 chai，即 zhai。很明显，以上两个字都是多音多义字，但翟理斯没有发现，其中 chio 是出自方言，tsê 不知是源于

7 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第45页。

何因。“瑩”读 *jung*<sup>2</sup> 即 *róng* 又读 *ying*<sup>2</sup>，“雖”读 *sui*<sup>2</sup> 又读 *sui*<sup>1</sup>，“晨”读 *ch'en*<sup>2</sup> 又读 *shên*<sup>2</sup>，“溫”读 *wên*<sup>2</sup> 又读 *yün*，“百”读 *pai*<sup>3</sup> 或者 *pô*，后者是出于方言。

“常”读 *ch'ang*<sup>2</sup> 又读 *shang*，“轍”读 *ch'ê*<sup>4</sup> 又读 *chê*<sup>4</sup>，其中“ch'”即“ch”，“p”即“b”。很明显最后两个字的第二个读音在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常”只有一个读音，而“chê<sup>4</sup>”今天读“chê<sup>2</sup>”。这些可能出于汉字字形字义的发展而延伸出不同的音，可能出于翟理斯的误读，但都不太容易考证，但从中可看出来的是，翟理斯极其注重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音学习，一个音不知道可能就会影响到对对方话语的理解。

在字形上主要表现在对异体字的揭示上。异体字在汉语里一直大量存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精简汉字，规范汉字，大量异体字才退出了汉字的舞台。从翟理斯的《三字经》中就可窥见一斑。经统计，书中翟理斯共指明了 15 对异体字，分别为：咏—詠、爾—而、無—彙、橐—橐、鷄—雞、強—強、逮—迨、涖—莅、弟—悌、太—泰、穎—穎，其中办—创、于—於、夸—瓜、敬—倣四对是偏旁讲解部分中的。另外，“孝弟”一词当时还未完全用“悌”来代替“弟”，但翟理斯在解释中就明确指出其发音为“ti”，意义不同于“兄弟”的“弟”。这些虽然翟理斯大多都是一点而过，如对“逮”即是“*It is often written 迨*”，但翟理斯对字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二。

除从此部分可见翟理斯重视字形外，其在讲解字的构成时，着意提出要注意一些差别很小的字词，如解释“明太祖”的“太”：

*T'ai* was originally an old form of 大 *ta* great. The dot was added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after the reduction of their old forms into one and the same symbol. Also written 泰.

意思是“加一点是为了区分两者，不致两字使用同一字形”。此外，还有“干”要与“千”区分开来（*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千*），“代”要和“伐”区分开来（*must be carefully distinguished from 伐 fa*），“玉”与“王”要区分开来等。体现了编写《字学举隅》的初衷，笔画就如字母文字中的字母一样重要，多一画或少一画，笔画长一点或短一点，意思完全不一样，因此明确指出要避免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这类解释全文共出现 20 处，包括对“弟兄”

和“兄弟”、“蜜蜂”和“蜂蜜”这两个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双音节词的解释。

在字义上主要表现在对多音多义字和具体每个字的解释上。如上所说,《三字经》编译本中出现了 31 个明确标示出为多音多义的字词,同一个汉字不同的读音就是不同的意思。此外,翟理斯在解释每个汉字时都力求解释完全,很多字解释了本意、基本义或常用义后(有时本意即常用基本义),根据课文再解释该字在课文中的意思,如对“及”的解释:

**Chi** is composed ,under its old form, of 又 *yu* hand (line 18) as radical, and 人 *jen* man, and is explained as to seize the man ahead, hence to come up to. Here = and.

意思是:“及”由“又”的旧体 *yu* “手”意(行 18)作部首和“人” *jen* 构成,意思就是抓住前面的人,这样就延伸为“到达”意,这里是“和”的意思。翟理斯从其构成出发,由其形象的原意到其引申义,要求学习者不仅掌握每个字的一般意义,还要准确地理解其在课文中的意义,进而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文。

以上这些体现了翟理斯极为重视汉字音、形、义相结合学习的教学思想,但过多地解释不常用的字音字义,尤其是对异体字和多音字的解释,在初级教材中都是不适当的,虽然做到了全面具体,但无疑给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学习负担。

### 3.1.3 字量少,复现率高

《三字经》全文虽然内容丰富,但篇幅较少。全文仅 1320 字,当然,这是在翟理斯增加了 6 个附录后的字数,这 6 个附录收集了不同时代不同版本所增加的历史部分,或与原文本相异的内容,因此,这应该是截止那个时代字数最多的《三字经》版本了。但经过统计,一千多字的篇幅事实上只有 572 个汉字量,一半之多是重复的。此外,在正文部分之外的解释部分也存在大量汉字,这部分汉字大部分是在汉字讲解过程中,对原文汉字拆分的一级部件,这些部件多为成字部件,或用汉字表示的一级部件,如立刀旁会用“刀”表示,衣字旁用“衣”表示。其余部分则是翟理斯由于解释的需要而增添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多为专有名词,如“孟母”、“窦燕山”、“蔡琰”、“李密”等。这些字词经统计,有 1490 字,其中除去由 49 个在现在是非成字部件或已废弃不

用的汉字复现的字数外,仅有 1384 个汉字。经统计,除去一半之多的重复汉字,仅增加了 598 个不同的汉字。由此可见翟理斯在选择译本时就意识到对于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时字词复现的重要性,他在原文高复现率的情况下又提高了一倍之多的复现率。同样作为传统启蒙识字教材的《百家姓》和《千字文》就没有这样高的复现率,准确地说,两者基本不存在复现。试揣测《三字经》的这个特点也应该是翟理斯选择其作为教材内容进行编译的重要原因。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提出的遗忘曲线原理,我们知道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并不能达到过目不忘。人们在学习到新东西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遗忘,而遗忘的速度是不断减慢的。所以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巩固复习,才能对新信息达到很好地识记。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字词出现次数越多,学习者对该字词的熟悉程度就会越高,从而更容易习得该汉字。因此,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说,只有提高词汇在教材中出现的次数才能帮助学习者及时地巩固和复习所学字词。生字词在教材中出现的次数被称为频次,在教材中重复出现的次数叫复现率,也就是生字词出现的总次数(频次)减一。

《三字经》历来被认为是启蒙识字教材中的代表,国内很多学者从孩童启蒙识字角度对之进行分析研究。对于西方人学习汉语来说,《三字经》的启蒙识字功能同样适合于对外汉语教学。翟理斯看到了这点,在其 1900 年重译版中,在《三字经》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以更好地适用于西方人的学习。下面对这部重译本的用字进行具体统计与分析:

### 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量

上文说到,翟理斯这版《三字经》在书后增加了 6 个附录,经统计,加上附录部分,全书共 1320 字,但并非实际生字数,全文存在大量重复出现的汉字。此外,在分析部分,作者又加入大量的汉字及少数不成字的偏旁对正文汉字进行构造上的讲解,以及对课文中的文化进行阐释的一些词汇。这部分附加汉字除去不成字部件和少数已废弃不用汉字外,经统计共 1384 字,但也非实际生字数。全书汉字具体统计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一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汉字数量统计表

	原文字数/ 实际生字量	原文外出现字 数/实际生字量	全书字数/全 书实际生字量
字数	1320/572	1384/598	2704/895
重复字数所占比重	56.7%	56.8%	66.9%

其中,正文中的总字数包括了两个多音多义字,和一个异体字:“说”(shuō)和“说”(shuì),“读”(dú)和“读”(dōu),“弟”(dì)和“弟”(tì)。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原文 1320 字,汉字量仅 572 字,平均字频则为 2.31;解释部分 1384 字,不同汉字的生字量仅为 598 个,则全书总字数为 2704,经统计,除去两部分 275 个重合汉字外,学习这本《三字经》实际需要掌握的汉字数仅为 895 个。生活中我们所常用的字词也远非《汉语大字典》所收的 56 000 字那么多,1988 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联合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常用字 3500 个,在 2010 年由国家汉办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中,汉字等级大纲共收录汉字 3100 个,该书把汉字分为普及化等级、中级、高级及高级附录三个等级,以 900 字为一等级,高级附录部分是 300 字。可见,《三字经》所要学的数量与等级大纲所要求掌握的普及化等级字数相当。剩余数量的汉字均为重复出现在文中的,其汉字复现率可见一斑。

## 2.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复现情况

从以上编排体例我们看到,每个汉字后面都有注音和解释,或一个英语单词,或一个英文句子,而且是随着这些汉字的出现而反复出现。当然,这里的重复解释不包括《三字经》原文中的汉字,指的是译文中的汉字(主要指的是构成汉字的成字部件)。作者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精炼的考虑。对于一本好的教材来说,这样做完全是必要的。即使有些汉字在全书重复出现十几次或二十几次,即使一个字在一页中出现两三次,后面都会都注音和解释,可以说超高的复现率是《三字经》作为对外汉语教材的一大特色。这对学习者识记汉字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处。

词汇在复现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间隔,不能同时在一处复现,一般是随着教材中课文或单元的推进前后复现。此版译文虽不分课文或单元,但汉字的复现都是随着课文的延展而分散复现,因此是符合教材编写中词汇复现的要求的。在解释部分里,翟理斯增加了大量的用于分析汉字的成字部件及少数用于帮助学习者理解的词汇,使得复现率进一步增高。以下通过图表来进一步展示其汉字复现的具体情况。

表二 《三字经》正文 572 个汉字复现情况统计表, 其中, X 表示字频, Y 表示复现率, 下同:

字频	复现率	字数	百分比
$X \geq 10$	$Y \geq 9$	12	2.1%
$10 > X \geq 5$	$9 > Y \geq 4$	33	5.7%
$5 > X \geq 3$	$4 > Y \geq 2$	40	7%
$3 > X \geq 2$	$2 > Y \geq 1$	96	16.8%
$X \geq 2$	$Y \geq 1$	181	31.6%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出现 10 次以上的汉字有 12 个。字频为 2 次, 即在全文中出现 2 次的汉字最多, 为 96 个, 有复现率的汉字为 181 个, 占全文 31.6%, 则在全文出现 1 次的汉字为 391 字, 则全书共 1320 字, 929 个汉字是由 181 个汉字复现得来的。其中“子”字在正文中出现次数最多, 为 22 次。但高复现率呈现不够均匀。大量汉字仅出现一次。

表三 《三字经》解释部分 598 个汉字复现情况统计表

字频	复现率	字数	百分比
$X \geq 10$	$Y \geq 9$	24	4.0%
$10 > X \geq 5$	$9 > Y \geq 4$	36	6.0%
$5 > X \geq 3$	$4 > Y \geq 2$	82	13.7%
$3 > X \geq 2$	$2 > Y \geq 1$	122	20.4%
$X \geq 2$	$Y \geq 1$	264	44.1%

由上表我们看到, 出现 10 次以上的汉字为 24 个, 基本都是作为构字部件出现, 笔画简单, 意义较单一, 这部分将在下文具体分析。译文中出现 2 次以上的汉字有 264 个, 其余均仅出现 1 次。所以全文 1384 个原文外附加的汉字, 598 个不同的生字中, 有 334 个生字是仅出现一次的, 所以 1050 个汉字是由 264 个汉字复现而来的。

表四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全书 895 个汉字复现情况统计表

字频	复现率	字数	百分比
$X \geq 10$	$Y \geq 9$	55	6.1%
$10 > X \geq 5$	$9 > Y \geq 4$	98	11%
$5 > X \geq 3$	$4 > Y \geq 2$	152	17%
$3 > X \geq 2$	$2 > Y \geq 1$	155	17.3%
$X \geq 2$	$Y \geq 1$	460	51.4%

如上所示，全书正文字数 572，解释部分生字数 598，两部分重复 275 字，所以全书生字量共为 895 个，其中出现复现的有 460 字，其中复现率大于 9 的出现了 55 个，最高甚至出现 37 次，为“人”字，“口”字也出现了 34 次。复现率大于等于 1 的有 460 字，仅占全书字数一半之多，显然复现率越高，这部分的字数就越少。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汉字复现率之高，这些字都是笔画最为基本的，尤其在当时繁体字时期，这些简单汉字更是构成复杂汉字的基本部件。这将在下面部分进行分析。

### 3.1.4 汉字具有简单常用性

判定汉字是否具有简单实用性，需要考察汉字的难易度，可从这些汉字的常用性、笔画数及其组合情况三方面来考察。首先看其常用性。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字词包括《三字经》原文和汉字讲解部分所包含的汉字。《三字经》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儿童启蒙识字教材的代表。所包含的汉字不可否认的在当时是儿童识字的首选，文中的 500 多汉字基本为最为基础的汉字，学习难度较低。一种语言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最为基本的那部分汉字一般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文选用 2010 年由国家汉办、教育部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简称《等级划分》）作为标准，该书把汉字分为普及化等级、中级、高级及高级附录三个等级，分别为 900 字、900 字、1200 字，其中高级的 900 字，高级附录有 300 字。经统计，正文 572 个汉字中，仅有 65 个字不在大纲的范围内。属于普及化等级汉字的有 301 字，占这一等级 900 字的 33.4%，占全文汉字量的 52.6%；属于中级的有 115 个字，占这一等级的 12.8%，占全文汉字量的

20.1%；高级字有 73 个，占这一等级的 8%；属于高级附录中的汉字有 17 个，占这部分的 5.7%。具体如下图：

表五 《三字经》正文中生字在《等级划分》中的分布及所占比

等级	各等级 汉字数量	《三字经》汉 字等级划分	所占比	在正文生 字所占比
普及化等级	900	301	33.4%	52.6%
中级	900	115	12.8%	20.1%
高级	900	73	8%	12.8%
高级附录	300	17	5.7%	3%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三字经》中的汉字在今天也基本都是很实用的汉字，百分之五十之多是最基础的汉字，且分布符合了汉语学习循序渐进的规律。

在解释部分出现的 598 字中，在各等级部分中分布如下：

表六 解释部分生字在《等级划分》中的分布及所占比

等级	各等级 汉字数量	《三字经》汉 字等级划分	所占比	在这部分生 字所占比
普及化等级	900	285	31.7%	47.7%
中级	900	105	11.7%	17.6%
高级	900	64	7%	10.7%
高级附录	300	13	4.3%	2.2%

汉语中，很多笔画简单而常用的部件已是古汉字中的用字，并非现代的常用汉字，但仍是现代汉字常用的部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在意义上却不具备日常生活的常用性，如“臼、畀、办、戈、巳、耒、彳、豕”等，因此如上表我们看到，各级别的汉字量及所占比例均略少于正文中的，但依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各部分从普及化到高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符合初级学习者的要求。

在针对外国学习者尤其是以字母文字为母语的西方学习者的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无疑是一大难点，拼音文字思维早已在他们的大脑中成为定势，初学

以表意为主、用笔画构成的汉字是比较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在当时汉字还未简化的时代背景下,更是难上加难。如何让学习者更好更快地掌握这些笔画繁杂的汉字是对教材编写者的一大考验。那么针对这一点,翟理斯从简单开始,注重简单汉字的教学,选用以基础汉字为主来编写的《三字经》作为课文。这里的简单汉字指的是笔画较少字义较单一,并且多为生活中常用的汉字。针对以上得出的复现率较高的汉字,我们对它们的笔画数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正文中,重复 10 次以上的汉字有:不、而、國、號、金、人、十、四、有、學、至、子、者、祖

重复 5 次(包括 5 次)以上低于 10 次的汉字有:彼、此、二、六、能、七、如、帝、稱、經、梁、禮、滅、明、宋、始、世、文、興、於、曰、元、幼、義、周、之、中、作、知、師、遼、當、百、爾、載、自、與、宜、夏、天、所、乃、親、父、漢、讀 du

重复 3 次(包括 3 次)以上小于 5 次的汉字有:北、曾、成、臣、崇、春、道、弟、逮、東、京、既、兼、講、光、君、九、立、命、勉、亂、怒、南、平、秋、且、遷、勤、若、歲、詩、善、山、雖、史、順、身、唐、統、土、通、王、惟、武、孝、小、相、性、下、訓、一、易、揚、友、詠、猶、運、終、則、治、爭、禎

在解释部分,重复 10 次以上(包含 10 次)的字词有:刀、心、木、言、口、貝、日、子、手、火、王、大、十、人、一、頁、禾、八、水、女、艸、糸

重复 5 次(包括 5 次)以上小于 10 次的有:衣、玉、月、又、力、犬、老、之、示、田、土、耳、支、自、車、文、立、青、佳、中、者、竹、天、肉、經、井、戈、虫、孫、羊、目、斤、白、苟、寸

重复 3 次以上小于 5 次的有:生、皿、邑、虎、夕、穴、二、夕、來、多、爪、小、至、令、蟲、囊、兀、亡、欠、門、也、止、匕、勺、今、義、谷、上、鳥、用、曰、且、册、及、九、古、聿、五、扁、家、臣、才、主、入、尸、工、成、申、雨、千、士、阜、舟、有、辛、京、其、金、己、彳、山

从以上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在正文中 12 个出现 10 次以上的汉字中,“學”、“號”、“國”笔画较为繁杂,占这部分总数的 21.4%。虽笔画繁多,但均属于普及化等级,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的基本字词。仔细观察,这几个字均是由常见部件构成,尤其是后两者,“號”是个典型的形声字,由两个基本常见的汉字组成,而两个成字部件又是由十分典型的常见部件“口”、“几”、“亏”去一横和“七”等构成,“國”则是由“或”放于“口”中构成。在 46 个出现 5 次以上(包括 5 次)的汉字中,“稱、經、義、禮、滅、興、梁、師、遼、當、爾、載、與、親、漢、讀 du、能、夏、梁” 19 个汉字笔画较为繁杂,均在 10 画以上,占到了这部分的 41.3%,但除“義”、“爾”较为书面语化,“遼”为古代朝代名外,其余均为日常生活少不了的汉字,“與”是生活中少不了的连词,“称”和“经”则有“称呼、称一称、经常、曾经、经验……”等一系列日常说话必不可少的词;中国人喜欢“礼尚往来”、“送礼”、“还礼”、“礼物”;“灭”可以组成“消灭”、“吹灭”、“灭火”等常用词汇;“兴”则有“高兴”这一日常用词;此外,“老师、当铺、装载、亲人、汉人、读书”等都是日常生活用词;“能”是日常使用的能愿动词,“夏天”是常用时间名词,“梁”则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在 62 个出现 3 次以上小于 5 次的汉字中,“曾、道、亂、講、兼、逮、遷、勤、歲、詩、善、禎、順、唐、統、詠、猶、運、終、揚、訓、惟、雖”等 23 个汉字均在 10 画以上,占到了这部分的 37.1%,虽在比例上稍低于 5 次以上的汉字,但在数量上还是高于前者,除了“曾、兼、善、禎、統、詠、猶、終、惟、雖”较书面语化外,其余都是日常生活常用词的基本组成部分,如“道理”、“乱讲”、“逮住”、“勤快”等。

再看翟理斯的解释部分中的汉字,如上所示我们发现,这些虽然是作为部件出现的,但基本为笔画简单的有独立音义的汉字。只有少数是不成字的部件,如:艸、糸、隹、井、支、勺、彳。我们发现这些字都是汉语中笔画较少,字义较单一,较基本的汉字,也是构成繁体字常用的成字部件。在 22 个重复出现 10 次以上的汉字中,平均笔画为 4.05 画,最少是一画的“一”,最多为 9 画的“頁”;在重复 5 次(包括 5 次)以上小于 10 次的 36 个汉字中,平均笔画为 5.39 画,最少 2 画(又、力),最多 16 画(經);在重复 3 次以上 5 次以下的 61 个汉字中,平均笔画为 5.69,最多笔画为 18 画(蟲),最少为 2 画(二、匕、

勺、入、九)。我们发现译文中的汉字的重复率与笔画数的关系也是成反比关系,即重复率越高,笔画数越少。

这说明在《三字经》中,汉字的笔画数整体上是随着出现次数的增加而减少的,即笔画越多,越难掌握的汉字出现次数越少,这是符合对外汉语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的。

再从组合上看,对外汉语教学应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实行从笔画少到笔画多,从独体字到合体字的教学。在当时还处于繁体字的情况下,笔画繁多是汉字的一个特点,但又是学习者学习时不可避免的。这时,学习者学习就要先从结构简单、笔画较少的汉字学起。在现代汉语中,汉字的结构方式有独体字、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内外结构四种。左右结构又包括左中右;上下结构又包括上、中、下结构;包围结构是结构较为复杂的,包括全包围、三面包围、和两面包围三种,后两者根据位置还可再分。在此版《三字经》中,原文共 572 字,结构分布如下:

表七 《三字经》正文 572 个生字结构分布情况表

结构方式	字数
独体字	101
左右结构	214 (包括 9 个左中右结构)
上下结构	192 (包括 23 个上中下结构)
全包围结构	1
三包围结构	5 (均为上包围结构)
两面包围结构	59 (左下包围结构 26 个,左上包围 22 个,右上包围结构 11 个)

表八 解释部分中 598 个生字结构分布情况:

结构方式	字数
独体字	180
左右结构	203 (包括 3 个左中右结构)
上下结构	166 (包括 5 个上中下结构)
全包围结构	3

三包围结构	10（均为上包围结构）
两面包围结构	36（左下包围结构 7 个，左上包围 20 个，右上包围结构 9 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独体字的判定目前有两个版本，两者对一些字的判定及具体字数都有一定的差异。一个是《简化汉字独体字表》，共 280 个独体字；一个是 2009 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和《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的规定，现代常用汉字有 256 个独体字。以上独体字数目是结合二者进行划分得来的，其中“長、馬、東、兩、束、來、鳥”属于繁体字，根据以上两者划分标准，在本文中被划分为独体字。

如上表所示，在 572 个汉字中，独体字达到了 101 个，占到了一定的篇幅。左右结构的汉字达到了 214 个，上下结构 192 个，其中较为复杂的左中右和上中下结构则分别仅有 9 个和 23 个。包围结构 65 个，其中三面包围的仅 5 个，全包围结构的则仅 1 个；在解释部分中，共 647 字和非成字部件，其中 39 个非成字部件，10 个目前已废弃或极少使用的汉字，电脑基本打不出，因此参与分配的共 598 字。其中，独体字 180 字，明显高于原文。左右结构 203 字，上下结构 166 个，其中的左中右和上中下结构的汉字也是明显少于原文的，包围结构也明显少于前者。

在现代汉语中，左右结构的汉字最多，全包围结构最少。独体字是可单独成字的汉字，同时也是组成其他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笔画较少。可以看出，两部分能独立成字的独体字均占有一定份额，尤其后者，达到了 180 的数量，一部初级识字教材能够这样安排，是非常符合教学规律的，也是十分难得的。此外，书中大量的上下结构也是笔画较少，字义单一的汉字，往往可作为一级部件直接构字，如“呈、貝、畀、旦、冬、豆、兌、告、号、共、谷、古、骨、光”等，这样的编排使学习者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基础汉字的识认中，有助于学习者打下更为坚实的汉字基础。

从以上三方面，我们看到，翟理斯这本《三字经》编译本内的汉字大部分都为常见常用字。笔画少，结构简单的汉字重复率高，占全文篇幅大，其中大量笔画少、字义单一的汉字不仅为日常常用字，还是组字的常见偏旁。翟理斯编译此书的用意已十分明显。

## 3.2 汉字部件教学法

对于初学汉语的西方人来说,学习汉字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对于那个时代的西方人更是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具有“西方汉学之父”之称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在最初写给其他传教士的信中就不断强调学习汉语的难度之大,“中国文字的构造实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就如我们今天正学习的,真不知从何说起。有多少话、多少事,便有多少字,好像7万左右,彼此都不一样,非常复杂;……”<sup>8</sup>以上罗明坚就提到学习汉语的最大难处就是汉字的数量太多了,构造太复杂了。这就是一个刚来到中国初次接触并学习汉语的西方人眼里的汉字。的确,他们认为汉字数量太多是对的,目前汉字总数超过8万,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汉字虽多,实际生活中用到的并不多;汉字构造是复杂,却也是有规可循的。如果每个来华学习者都把汉语看成罗明坚眼中的汉语,有几个人敢学习汉语呢,因此,对于初次来华摸不清汉语学习规律的西方人来说,正确的汉字观和学习规律对于他们就尤为重要。翟理斯就很好地做到了这点,他使用了部件教学法,结合偏旁和部首,在理解汉字构造及意义的基础上识记汉字。以下为具体分析。

### 3.2.1 形义结合,汉字与部件同步教学

部件是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是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部件有大有小,可以分为一级部件、二级部件、三级部件等。当前汉字教学法中有一种常见的教学法,即部件教学法,教学过程中汉字与部件同步教学,但又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学习部件掌握汉字的教学法。早在60年代就有人开始提出“部件识字教学”的设想。1990年,张旺熹分析了1000个高频字的部件分布,得出构字能力强的118个部件在出现次数上约占80%的比例,再次明确提出“汉字部件结构教学”的设想;崔永华(1997)重点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甲级词和甲级字的基础部件进行了分析,从汉字部件的经济性、可称谓性、表义性等,得出表义的部件占68.5%,从这几个方面说明了利用汉字部件教学的可行性;万业馨(1999)提出了“汉字教学部件”等对教学实际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说法;邢红兵通

<sup>8</sup>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北京: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4页。

过统计分析,在其05年发表的论文《〈(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中指出,在2905个常用汉字中,共使用基础部件515个,其中成字部件285个。从各个等级的数据看,甲级字承担着非常丰富的信息:(1)75%的基础部件出现于甲级字中,而且这些部件都是构字能力非常强的部件;(2)甲级字中包含53%的基础成字部件,44%的合体成字部件;(3)40%的甲级字直接参与构字;(4)近95%的构字能力强的部件在甲级字中出现;(5)甲级字中出现了全部汉字的首层结构方式等。依此提出了一条建议:汉字部件教学是可行的和高效率的,但是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将部件教学融入基础字教学之中,以基础字带部件教学。<sup>9</sup>可见部件教学法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的过程。

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当时汉字还未简化的背景下,大多数汉字的笔画极其繁多,对于刚接触汉语的西方人来说毫无头绪可言,只能用“复杂”一词来形容。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翟理斯却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汉字构造是有规可循的,复杂的汉字是由简单的汉字做部件构成的,汉字是繁多的,笔画是繁杂的,但偏旁却是有限可数的。所以在汉字的构成教学上,翟理斯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教材那样细化到笔画和笔顺,而是在构成部件具有意义的基础上,把每个汉字拆分成两个或多个部件,然后分析讲解这些部件。如他对“蟲”和“號”的分解,前者一共18画,却是由3个“虫”构成,后者13画,是由一级成字部件“号”和“虎”构成,再细化则是分别由二级部件“口”、“亏”去掉“一”与“虍”和“几”构成。这些部件翟理斯均说明意义与读音。在现在的对外汉语教材中,明显采用部件教学法的教材有200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1》又名《格鲁伯普通话与中文教程》,该书每课内容包括部件、构字法、笔画、笔顺和汉字书写练习,其中笔画26个,常用汉字部件是138个,但这只是单纯地学习部件。《汉语入门》是一部以部件与汉字同步教学为特色的汉语教材,是由中国国家汉办采用中外合作方式在国外编写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这本教材是专供法国汉语学习者使用的。全书从56个成字部件起步,同时使用这56个部件来构字构词,其中主要是构字。其组合量之大为其他教材所少有。这56个汉字分别为:一、二、三、六、八、十、工、王、上、下、人、个、木、不、大、太、天、夫、午、牛、羊、半、生、少、火、四、五、七、九、

9 刑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02期。

口、日、文、中、白、小、心、手、子、水、刀、力、门、月、儿、几、也、巴、山、马、女、车、老、是、国、我、很。经统计分析，仅“太”、“很”两个后来才得到发展的常用程度副词和“午”没有外，其余均在《三字经》全书中出现了，而且其中大部分出现频率极高，如“子、人、口、八、心、十、一、不、日、大、木、水、王、手、四、天、二、女、七、三、刀、文、羊、中、五、老、”均出现10次以上，其中，“子”更是出现了42次，“人”出现了37次，“口”出现了35次。

与现在一般采用部件教学法编写的教材相比，翟理斯这种随字拆分，随字讲解部件的教学方法更加实用，不需要教师花时间专门去准备。学习者拿到书就可自学。相同的部件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汉字中，使学习者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学得更加扎实。

英语是表音文字，汉字则重意合，是表意文字，这点，翟理斯似乎早已意识到。在《三字经》中，其汉字教学编排并非以掌握笔画为基础，而是以理解意义为基础前提，在理解部件意义的基础上掌握汉字构成。全书把每个汉字都拆分为两个构成部分，即一级部件，因当时还处于繁体字时期，这些一级部件一般都是成字部件，即使不成字，作者也会用成字部件代替，如“彳”、“辵”、“忄”、“衤”、“扌”等常见部件用的都是汉字“水”、“走”、“心”、“衣”、“手”进行解说，实际上也就是简单的汉字，翟理斯对这些成字部件进行注音，并作解释，汉字字义与其组成部件义往往有一定的联系，如有“忄”字旁的汉字一般都与“心”、“心理”有关，解释完部件意义，再说明该汉字义，就能使学习者更加明了，在学习中体悟汉字构成的意合性。也有对一些复杂汉字的一级部件进行再切分从而得出二级部件，如对“懼”的切分，先把其切分为“心”和“瞿”两个一级部件，再把“瞿”分为两个“目”和“隹”三个二级部件后，加以注音和解释。即使是一些不成字部件也会用一些汉字的一部分来表示，如“席”是用“庶 *shu many*”的缩减部分与“巾 *chin napkin*”构成，因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客人坐的垫子”。全文仅有39个非成字部件。这样，学习者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轻松地用意义联想记忆法识记该汉字，又可以从汉字的构造方式来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汉字与英语的不同点。

书中使用的这些部件不仅基本为成字部件，还是基本常用的汉字，正如以上

学者所统计的。因此书中这种编排实际上就体现了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汉字与部件同步教学的原则,即将部件教学融入基础字教学之中,以基础字带部件教学,以部件学习促进汉字学习。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学生不仅掌握了大量的常用字词,还掌握了为以后汉字学习打下扎实基础的常用部件。足见翟理斯在汉字教学法上的前沿性。

### 3.2.2 偏旁与部首相结合,指出标识常见偏旁部首

除了以上重复化简为易的方法外,翟理斯还采用了偏旁部首教学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偏旁是合体字中左或右、上或下、内或外的任何一部分的结构单位,是合体字进行第一次切分后产生的部分;部首是字典中为了给汉字分类而确定的字类标目。偏旁和部首都是部件,部件不全是偏旁或部首。翟理斯会把组成汉字的两个一级部件分为部首和另一个部件,如果是形声字则另一个为声旁,当然也有部件既是部首又是声旁的,但这只占少数,如“執”中的“幸”。

早在翟理斯初来中国学习汉语的时候,他们学习汉字的方式就是部首教学法,学习汉字的 214 个部首。很明显翟理斯编译的这版《三字经》很受这种教学方式的影响,他使用了《说文》来分析解释每个汉字的构成、字义,明确指出其部首,在部首的确定上偶尔附带与《康熙字典》的比较。

《说文》中的“六书”理论是最早总结出的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和专注,后两者一般认为是用字法。其中形声和象形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形声字,据清人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心录》(卷四)中言:“《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声相从者十有其九。”<sup>10</sup>可见形声字已占全部汉字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次就是用最初的造字方法象形造字法所造的表示一些可见事物的象形字。大部分象形字变化不大,视觉效果明显,如“日”、“目”、“月”等。

在《三字经》共 572 个汉字的分析中,翟理斯主要使用了形声、象形、会意和指事。明确指明为形声字的有 265 个字,即指出该字的两个部分一个作为部首(as radical),另一个作为声旁(as phonetic),这部分汉字占了近一半的比例,很明显还没达到形声字应该达到的比例。象形字 54 个,即指出该字像一

10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幅图画一样 (is a picture of), 可见象形字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除此之外, 翟理斯对“三、父、幼、中、明、命、備、下、林”用了“is an ideogram”来指明其为会意字或指事字, 但均未明确指明。我们看到, “三”、“中”和“下”是指事字, 其余几个全为会意字。会意, 指事, 可能翟理斯认为二者区别不大, 或者可能因为英语无恰当的解释而均用“is an ideogram”表示。除以上这些汉字用六书标明所属外, 剩余有 244 字可能出于编写不够严谨而未指出。

在用这些方法解释汉字构成的同时, 翟理斯也告诉学习者们一些常见的重要的声旁, 如被翟理斯列为常见声旁的 (common phonetic) 有: 易、袁、尙、舀、侖、骨、呈、禺、易、菱、泉、堇、肖、塋 (去掉土)、啜 (去掉口字旁)、賁、显、息、簪 (去掉竹字头) 峰 (去掉山字旁)、襄、宓、哉 (去掉口)、奈、曷、環 (去掉王字旁)、者、澤 (去掉 氵)。被标上“重要的声旁” (important phonetic) 的有: 專、襄、婁、戠、青、豕、甬、菴、寺、羊。如对“菴”的解释是“a phonetic which governs a larger group of characters pronounced like itself kou.”, 即由其做声旁可构成一组发音如“gou”的汉字。对“羊”解释说它可以组成很多表“优秀的、责任、财富”意的词, 如“善、義”, 对“寺”解释说它可以组成一些重要的汉字, 如“時、詩”。标注上“常见的”或“重要的声旁”, 可以使学习者明确学习的重点, 同时, 作者会标注上带有该声旁的字还可以在某某行见到, 如对“時”中的声旁“寺”做出解释后会标上“(line135)”, 意思是 135 行可见同样声旁的汉字, 同样在 135 行中对“詩”的声旁“寺”注解后也注明了“(line30)”, 即指向 30 行的“時”。这样做更明确, 更简易, 让人知道其中一个就可以找到另一个, 从而使他们更轻松地掌握汉语中常见的表音部分, 即声旁, 同时也能让学者很快地弄清两个看似相近的汉字字形的不同。除此之外, 翟理斯还列举解释了几个常见的部首, 如“走”字旁“a walking radical”, 说明其“常构成表示和动作有关的字”; “言”, 指出其为“常见部首, 常和说话有关”。这样可以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成及其相关意义, 从而更好识记。很明显, 这些很多是从日常学习中总结出来的, 而非《说文》中的解释。

这种偏旁部首教学法是非常实用的, 即使在今天仍是十分常用的汉字教学法, 但本书唯一缺憾的是翟理斯没有把所有汉字的造字法都标示出来, 尤其是

形声字。这不得不说是编写时一处极不严谨的地方。

### 3.2.3 对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汉字部件的统计与分析

如上所述，翟理斯对每个汉字进行一级部件的分解，因限于汉字的复杂，或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一些汉字的部件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只能用某个汉字的一部分或缩写来表示，如汉字“席”只能用“庶（contracted）”和“巾”构成。但这种部件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低的。对于常用一级部件，翟理斯会随着课文对每个汉字的分析不断复现。如下借助邢红兵(2005)依据《基础教学用现代汉语常用字部件规范》中的拆分原则，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中的 2905 个汉字进行拆分得到的 515 个部件信息表，对翟理斯《三字经》译文中出现的常用部件进行统计分析，如下：

部件	构字数	笔画数	成字	在解释部分 出现次数	全书出 现次数
口	381	3	1	32	35
人(亻)	92 (139)	2	1 (0)	29 (1)	37 (1)
言	7 (72)	7	1	24	27
心(忄)	46 (54)	4 (3)	1 (0)	22 (1)	25 (1)
日	182	4	1	19	20
艸(艹)	112	6 (3)	0	19 (1)	19 (1)
一	139	1	1	19	23
水(氵)	7 (161)	4	1	18 (1)	19 (1)
八	75	2	1	17	25
木	163	4	1	16	19
手(扌)	9 (177)	4 (3)	1 (0)	15 (1)	15 (1)
糸(即“系”)	12	7	1	14	14
宀	84	3	0	12	12
貝	62	7	1	12	12

大	64	3	1	11	20
刀(刂)	38(54)	2	1(0)	11(1)	11(1)
火(灠)	49(21)	4	1(0)	11(1)	11(1)
虫	35	6	1	10	10
禾	53	4	1	10	10
頁	26	9	1	10	10
又	85	2	1	9	9
斤	26	4	1	9	9
戈	21	4	1	9	10
羊(羴字头)	10(6)	6	1	9	11
女	65	3	1	8	11
十	92	2	1	8	23
月	73	4	1	8	9
土	99	3	1	8	11
肉	3	6	1	7	7
支	2	4	1	7	7
耳	21	6	1	7	7
示	18	5	1	7	7
自	8	6	1	7	12
隹	36	8	1	7	7
白	34	5	1	7	7
田	54	5	1	7	7
王(斜王旁)	24(20)	4	1	6	15
玉	3	5	1	6	7
巾	39	3	1	6	6
者	1	8	1	6	18
老	1	6		6	10
力	52	2	1	6	5
目	39	5	1	6	7

寸	54	3	1	5	5
二	4	2	1	5	11
犬(犴)	25(8)	4	1(1)	5(0)	7(0)
青	1	8	1	5	5
衣(即“衤”)	13	6(5)	1(0)	5(1)	5(1)
中	13	4	1	5	12
止	27	4	1	5	7
竹	33	6	1	5	7
卅	9	3	0	5	5

以上 52 个部件均是在译文中出现 5 次以上的,其中,在 515 个部件中,“者、老、青”不作为部件,但“者”和“青”却都是常见的一级部件,在一些常用字中做声旁,如“请、清、情、著、诸”等。

我们看到,这些部件基本为成字部件或一些笔画少、字义单一的汉字的缩写。它们的构字能力很强,除了“者”和“中”外,其他都是部首,为以后用字典词典查字查词打下很好的基础。这些部件以高复现率的形式在学习汉字之初教给学生,让学生首先掌握这部分部件,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出部件意识:部件是用于直接组字之用的。从而具有分析一般汉字的能力,这在汉字教学里是极为可取的,符合了汉字教学的规律。

此外,还有一些出现 4 次的部件:舟、正、爪、曰、弋、小、五、兀、士、三、入、門、金、古、川、匕;出现 3 次的部件:勺、扁、才、臣、成、彡、帝、東、卩、父、谷、弓、工、虍、己、及、几、白、九、洛、今、君、冂、京、孔、立、皿、内、且、欠、千、其、山、上、申、生、爻、四、司、尸、亡、辛、令、囊、穴、夕、也、于、聿、雨、用、乙、主、至、邑,大部分也都是组字的常见常用部件。

经统计,在 515 个部件中,构字数在 50 个以上的部件有:口(381)、讠(161)、亻(139)、一(139)、人(92)、讠(65)、女(65) 司(54) 卅(112) 大(64) 心(58) 讠(72)、又(85)、八(75)、田(52) 力(52) 二(61)、日(182)、十(92)、彡(63)、扌(177)、厶(50)、寸(54)、月(73)、冫(55)、土(99)、

立(53)、木(163)、贝(62)、冫(60)、禾(53) 辶(50)

以上除“辶、厶、纟、立、冫、辶、才”外，其余在翟理斯的《三字经》中均出现5次以上。当时的繁体字“纟”是被写为“糸”的，如“經”，翟理斯一般是用“糸”代表绞丝旁，全文共出现14次。而走字旁，翟理斯一般是用英文“a walking radical”来表示，全文共出现18次。“金”字代表金字旁，在全文中出现15次。“手”代表提手旁，全文共出现15次。“立”在译文中也出现了4次。因此，构字数在50个以上的部件在翟理斯《三字经》中的复现率均是比较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习者对基础常用部件的掌握，通过对基础部件的掌握，学习者可以轻松达到掌握大量汉字的目的。

### 3.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教学观

#### 3.3.1 形、音、义并重，兼顾偏旁与部首

汉字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掌握汉字，要同时掌握汉字的形、音和义。翟理斯认识到汉字与英语词汇的不同，因此，此版《三字经》编译本在结合前人译本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对《三字经》的汉字在形、音、义三方面做了合理的编排。原文汉字字形的加大有利于学习者识记汉字，学习汉字的笔画结构；语音用的是当时大家普遍认可的威托玛拼音方案，有拼音，有声调。汉字义讲解详细，同时翟理斯也很重视汉语中多音多义字词及一些异体字的讲解，充分反映出其对汉字形、音、义结合学习的重视。汉字造字重意合，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在学习中可以充分利用。偏旁是汉字分解出的一级部件，部首在今天看来，仅用于查字典所用，但在许慎的《说文》中，还具有表意的作用。在翟理斯的《三字经》中，翟理斯参考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对汉字进行了拆分讲解，大多为一级部件的偏旁，指出其部首，实际是指出了表意的形旁。声旁的指出有利于学习者在汉字读音的规律上掌握一二。常见偏旁与部首的指出与分析更是有利于学习者对汉字规律的把握。

#### 3.3.2 注重字义、部件义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

纵观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教学，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解释，对字义的解释，对部件义的解释，对造字文化的讲解。这些解释有深有

浅, 让我们看到了翟理斯一个重要的汉字教学观就是重视理解, 对汉字字义的理解, 部件义的理解, 造字理念的理解, 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识记汉字, 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把握构字规律。究其原因, 试推测应该是翟理斯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发现了汉语与印欧语系一个较大的不同之处, 即汉语重意合。意合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 而形合是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仗连接词或语言形式手段来实现。印欧语系多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不仅仅反映在组词造句上, 还体现在造字上。汉语的造字理念重意合, “六书”中的会意与指事是典型的意合造字法。象形字是由笔画描摹出其所代表的客体, 显然也是意合。形声字声旁表声, 形旁则表意, 表示该字在意义上所属的范畴, 如提手旁多与动作有关, 竖心旁、心字底多与心, 与思想有关, 自然也属于意合。意合是隐性的, 这就要求在充分理解部件义的条件下理解字义, 在充分理解字词义的情况下理解句义。翟理斯在中国生活, 学习汉语、汉文化, 他意识到东西方这种思维的不同, 因此汉字教学重理解, 教材编写重汉字讲解分析, 很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三字经》编译本中。

### 3.3.3 注重常用字教学, 在不断重现的基础上达到牢记

学习任何一种语言, 首先都需要掌握其最常用最实用的那部分汉字或词汇。汉语同样不例外。《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 其中汉字基本为儿童初学的基础汉字。翟理斯充分利用了这点, 把其作为教材内容的选编对象。此外, 大量繁体字分解开的一级部件也基本为简单实用的基础汉字, 对此上文已用数据详加证明。翟理斯的教学方法除以上所述的方法理念外, 还通过增加复现率使学习者加深印象, 在一遍一遍的复现中达到牢记。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复现不是单调无趣地复现, 而是随着全书前后不同的内容进行不断地复现, 使得学习者自然地反复学习, 这样学习者不仅不会感到枯燥, 反而会有越来越浓的学习兴趣。最终使得汉字的学习水到渠成。

## 第四章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纵观翟理斯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汉语、汉学及传播汉学。25年的中国生活，35年的剑桥教学，无不伴随着对汉语、汉学的研究与汉文化传播。翟理斯一生编写了多部汉语教材和汉语学习工具书：1872年《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1874年《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1877年《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1919年《百个最好的汉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1922年《百个最好的汉字（二）》（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汉语学习工具书有：1873年《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92年开始出版《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00年版《三字经》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编译本，其内容的编排决定了它是一本很好的汉语初级教材，在别发印书馆刊印的一系列汉语学习用书的后序中，都会附有汉语学习用书列表（book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而《三字经》均在这些列表之中。翟理斯作为一个西方人，从不会汉语到精通汉语、汉文化，成为一代汉学大家，他在汉语学习方面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必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经验总结，这无疑体现在他所编写的这些教材中。这些书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出版后一版再版。下面就通过对他的这些教材与工具书进行分析，来探讨他的汉语观及其汉语教学观。

### 4.1 《汉言无师自明》的教学观

#### 4.1.1 《汉言无师自明》概述

1872年，学习汉语不足五年的翟理斯根据自己的汉语学习经历，为初学汉语的学习者编写出版了《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翟理斯认为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是一本“编排凌乱，学究气十足”的入门学习用书。学习几周的部首后，翟理斯开始怀疑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学生们学习汉语的模式，于是开始自己探索汉语学习模式。可以说，对当时常规学习模式的不满与自己较有效果的学习经验，是翟理斯编写《汉言无师自明》的诱

因。

该书书名很吸引人，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没有老师就能把汉语学好，马上就给学习者一种轻松易学的感觉，觉得这一定是一本宝典级的学习用书，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基本上翟理斯的每本教材都会有一个副标题，《汉言无师自明》的副标题即 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点出了该书的基本内容为北方话简单实用句子集锦及词汇表，这样对于那些从未学过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拿到该书即可一目了然，从而减少其学习汉语的畏难心理。全书共 67 页，分为十一章。第一章是数字部分，共 2 页；从第 3 页到 32 页是二至九章，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围绕相关主题进行的语句汇编，但这些句子并无关联性，相对较零散。如下是第三章商人的一部分：

Ask the comprador to come	請買辦來	<i>Ch'ing mi-pahn li.</i>
Who are you?	你是甚麼人	<i>Nee shirt shummo ren?</i>
What are you doing?	你做甚麼	<i>Nee dzaw shummo?</i>
I keep the accounts	我算賬	<i>Waw sooahn jahng.</i>
How many hands do you employ in the hong?	行裏用多少人	<i>Hahng-lee yoong tau show ren?</i>
Fifty men are too many	五十人太多	<i>Woo-shirt ren t'i tau.</i>
The business is not large	買賣不大	<i>Mi-mi poo tah</i>
Hire ten more men	再僱十個人	<i>Dzi koo shirtka ren.</i>
A steamer has come	輪船來咯	<i>Loon ch'wahn li-la.</i>
Has it come up to the jetty?	到了碼頭沒有	<i>Towla maht'o mayo?</i>
What steamer is it?	是甚麼輪船	<i>Shirt shummo loon ch'wahn?</i>
What cargo is there on board?	船上裝甚麼貨	<i>Ch'wahn-shahng jwong shummo hwaw?</i>

我们可以看到，内容排版上，翟理斯分为三列，左边一列为英文译文，中间一列为汉语句子，右边为用英文字母或单词作的对应的语音。这些句子没有前后的关联性，只是关于买卖这个话题的非常实用，非常贴近生活的句子，而且非常短小易记，一般只有五六个汉字，全书 485 句，最少 2 个字，最多 11 个字，后者仅 1 句：“這個馬褂一百五十兩銀子”，虽有 11 个汉字，但一个数量短语就占到 7 个汉字。10 个汉字的句子也仅 6 句。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翟理斯非常注重语音，在本书的前言及随后的有关发音的三点 Rules 中，翟理斯都提到汉语发音应该注意的地方，如他认为汉语中仅“ü”不能很好地表示出来，

发音类似于法语的“ü”或德语的“ü”;要注意有些地方是需要送气音的,choo与ch‘oo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足的是,语音部分还没有标注出同样具有表意作用的声调。

第十章是语法,非常简单,仅三方面:1.“名词和形容词没有词尾变化;同样的词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2.“代词和物主代词”。3.“除过去式在原来的词后面加上‘啦’、‘过’等表示外,汉语没有时、体、态、数和人称的变化。”

十一章是词汇部分,这部分从35页到最后,占了整本书的一半之多,按照英文单词字母表的形式编排,符合了西方人学习的习惯与要求。词汇全部是日常生活词汇,以名词居多,其次为动词、形容词,基本代词和少量生活常用副词,如“再”、“都”。

#### 4.1.2 以句为教学单位的速成口语教学

翟理斯在序言中说,“这本书的课文和词汇意在帮助那些想要快速获得一些暂时的或简单汉语的学习者,这些汉语都是北方省市人们使用的,也是这个帝国都在学习的。”<sup>11</sup>可以说,翟理斯突出了两点,一是“快速”,二是“简单”。在《百个最好的汉字》序言中,翟理斯提到,“《汉言无师自明》这本书不需要记住汉字,不需要会写”,也就是说重点是掌握那些句子的发音与对应的意思,正如现在一些外国学生学汉语只学拼音与意思,而不学汉字一样。这就完全抛弃了他初来北京学汉语的那一套学习方法,而是根据自己的学习方法与丰富积累,总结出的在各行各业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简单而实用的短小句子。有英语译文,有英语国家人们都明白的英语注的音,有汉语原文,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学习就可以掌握,正如书名所说,“无师自明”,没有老师也能明白。可以说,翟理斯为那些只想快速掌握生活中常用口语的人们编写了一本实用口语课本,只要掌握这些,就可以达到简单的日常交际的目的,即使记不得,只要查找相关话题,就可以脱口而出。因此,这本书的实用性使得它一经出版,便大受那些急于要掌握日常汉语口语的西方人的欢迎,截止1822年,共出版了10

11 H.A.Giles,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Shanghai/Hongkong/Yokohama/Singapore:Kelly&Walsh, limited.

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一些与其类似的外语学习用书，包括对汉语的，如《旅游英语 900 句》、《实用英语 300 句》、《实用汉语会话 100 句》、《奥运汉语 100 句》，可以说《汉言无师自明》是这类学习用书的雏形或者先驱了。

我们看到，整本书就是由句子作基本教学单位，词汇作组句原件的教材。通过对句子的学习，可以掌握汉语的句子规则。词汇表中的日常生活词汇则可以替换句子中相应位置的词语，从而能使学习者能够更好更丰富地表达自己。与之使用同一教学理念编写的还有两本书，一本为 1873 年由上海 A.H. de Carvalho 公司出版的《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类似于工具书性质，汇集了当时一些结构特殊的中国官话习语，也是以句为基本教学单位。全书共 80 页，内容是 1000 多个句子，每个汉字均有拼音注音，最后每个句子后都附有对应的英文翻译；还有一本是《汕头方言手册》，书中收录了一些日常简单的汕头方言句子，编排风格基本与《汉言无师自明》相同，书后也附有词汇部分，句子和词汇也是用英语字母注的音。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翟理斯更看重生活中、工作中比较实用，并能快速掌握的口语句子。通过提高口头表达来解决西方人初入中国不会说，听不懂，难以与中国人交流的问题。

## 4.2 从《字学举隅》到《三字经》的教学观

### 4.2.1 《字学举隅》概述

随着翟理斯对汉语学习的深入，他对如何学习汉语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开始发现，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才是基本，是最为重要的。对于初学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如果想学得深入，学得扎实，就应该以汉字为基本的教学单位来学习。早在他初学汉语时他就发现，“每学一个新的汉字，一定要记住它的发音、意思、声调和字形，缺一不可。”<sup>12</sup> 他发现汉语在形体写法上与英语单词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汉字因为一笔或一点的区别，意义就完全不同，而且，他发现，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极难理解与学习的汉字与中国人完全不同。

---

12 王紹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1845-1935 研究》（博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4）第 46 页

于是他效仿清代学者龙光甸编写的《字学举隅》，也编了一本适合于西方人的《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于1874年出版。这是一本专门帮助外国人辨析形近字的汉语学习教材。共收录了1300个左右的汉字。该书篇幅128页，从第1页到第95页是正文篇幅，每个汉字一行，采用的是笔画数由简趋繁的顺序形式，比如第一组是“人”、“入”和“八”仅两画的汉字。

1 人—jen<sup>2</sup>, a man.

2 入—ju<sup>3,4</sup>, to enter.

3 八—pa<sup>1</sup>, eight.

如上，每个汉字前面用阿拉伯数字标序，汉字后面一个小横线，横线后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方案注音，并用阿拉伯数字1、2、3、4在拼音右上方标上声调，以上“入”标了两个声调，意思是它是一个多音字。拼音后一个逗号，后面则是对应的英文解释，解释较简单，通常用一个英文词或一个短语表示其最常用的意思，简单实用，易于记忆。每一组辨析后在下方正中央用一个很长的横线隔开上下文，以区分不同的组。从95页开始，是附录部分，是对前面每个汉字的索引部分，采用英语字母表的顺序进行编排。分为3列，第一列是拼音，但没有声调，相同音节的只写一个，下面均用两个小逗号省略。第二列是汉字，第三列是该汉字的编号。编排如下所示：

<i>a</i>	…亞	No. 1215	Continued		
<i>ai</i>	…呆	” 186	<i>chan</i>	…占	No. 1272
”	…爰	” 441	”	…佔	” 1273
”	…哀	” 758	”	…沾	” 1274
”	…矮	” 674	”	…毡	” 1276

这样，汉字的形、音及序号一一具备，即使不知道发音，只要看到相似的汉字就可以找到。

从编排上我们可以看出，翟理斯开始关注学习者对汉字的学习，在当时缺乏相关教材的情况下，学习者很容易把这些形近字弄混淆，而无处求证。在序言中，他说道，“外国人认为的较难分辨的汉字与中国人认为的困难是根本不同的”。

<sup>13</sup>比如对“末”和“未”，“八”和“入”，在中国人看来，辨析他们极其简单，可是对于初学汉语的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为避免学习者出现这种情况，翟理斯就为西方学习者编写了这本书。从以上编排我们看到，翟理斯十分重视每个汉字的“形、音、义”，把形近的汉字放于一起，并在字音、字义上做出标注和解释，使学习者一眼就能看出二者不同。通过这样的比较归纳，进行对比教学，学生就能非常自然地区别了字形、字义的不同，为正确认写汉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汉言无师自明》相比，其语音有了较大的改进，使用了当时已较为大家认可的威托马拼音系统，并用阿拉伯数字标上了声调。随后的教材也延续了这种字音标法。

#### 4.2.2 《三字经》编译本对《字学举隅》的改进

1900年，翟理斯出版了重译的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San Tzu Ching 三字经: Elementary Chinese)，在这版中，汉字教学是其一大特色。

在这版《三字经》译本中，翟理斯不仅延续了《字学举隅》中对每个汉字的意义、语音的标注，如第三章分析所得，他还参照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每个汉字的字源进行了分析，结合自己的汉语言、汉文化知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对每个汉字的构成、字义的演变进行了讲解。

首先汉字的结构分解就把结构看似复杂的繁体字化为几个结构简单、笔画较少的成字部件，使得学习者减少了对汉字学习的畏难情绪，而不再对与自己母语完全不同的汉语汉字格格不入；其次这些分解出来的成字部件都有拼音和字义，且多数都是日常简单实用的汉字，随着对课文学习的不断深入，不断拆分得来大量相同的简单汉字，加上原文一些简单汉字的不断重复，使得这部分汉字重复率加大，学习者掌握起来更加容易。同时在无形中也增加了学习者的词汇量。再次，汉字的分析加入了大量的有关造字的文化知识，使得学习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甚而掌握一般的汉字造字规律。比如掌握了一些常见实用的声旁，就能够把握一些同声旁的汉字读音，掌握一些常用的形旁，就能猜出该汉字的大致意义。最后，就达到了以简单汉字带结构复杂、笔画多的汉字学习。

因此，学习完这本书，对中国的汉字构成、汉字文化就能够有很好的认识，

---

13 H.A.Giles, Preface to 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Kelly & Walsh Co, 1874.

能够掌握常用的形旁和声旁。对学习者日后的汉字学习来说,就更加轻松。从而为其汉语的学习打下扎实的根基。

### 4.2.3 以汉字为教学单位的基础教学

如果说,《字学举隅》仅是视觉上的辨形,《三字经》则是更深层次地教你如何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成、字义,从而更好地掌握汉字。从《字学举隅》、《华英字典》再到《三字经》的编写,让我们看到了翟理斯在汉语学习上,由早期的仅以学习实用简便的汉语句子为主,转变为对汉字学习的重视。由此可推断,在他的教学思想中,要学好汉语,掌握汉语,汉字是基础。形、音、义结合的汉字是汉语、汉文化的载体,是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土辽阔、各地语音混杂的民众交流的载体。不学汉字,无以学好汉语。

## 4.3 《百个最好的汉字》的教学观

### 4.3.1 《百个最好的汉字》介绍

在以上教材与1892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基础上,1918年和1922年,翟理斯分别出版了其最后一套教材,即《百个最好的汉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和《百个最好的汉字(二)》(The 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题为“百个最好的汉字”,顾名思义,就是一百个最好最实用的汉字,在这两本书里,翟理斯分别精挑细选了100个他认为最好的最基础最实用的汉字,进行编写,组词造句。在《百个最好的汉字》序言中,翟理斯说到,只要掌握了这100个字,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汉语口语效果。两书均为篇幅较小的小册子,但却非常实用,一版再版。

《三字经》是教学习者如何更好地学习并掌握汉字,《百个最好的汉字》则是教学习者如何用汉字组词造句。

《百个最好的汉字》共72页,1—31页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是对100个汉字的解释、组词、造句。32页是数字,从一到十,然后是十一、十二、二十、二十一、三十、九十九、一百、一百零一、一百一十、一千、一萬。简洁但又不少重点地介绍了汉语中的所有数字。从33页到72页则是词汇表,均为日常生活词汇,编排格式是词汇一栏位于中间,左边一栏对应相应的英语词汇,右

边对应语音，包括声调，声调标法与《三字经》中的一致，顺序根据英语词汇中的首字母按英语字母表排序。《百个最好的汉字（二）》排版基本与前部一样，只不过篇幅更少，仅 32 页，1——28 页是对一百个汉字的编排，29 页同样是数字表，同第一部编排一样，30——32 页是生词部分。下面就《百个最好的汉字》做一简要分析，该书所选 100 个汉字如下：

有、没、我、你、他、们、是、不、的、这、那、个、人、东、西、甚、么、要、来、了、好、大、小、比、在、裏、外、頭、拏、给、钱、多、少、去、天、今、明、昨、後、前、叫、進、出、邊、可、以、作、月、年、本、上、下、等、懂、说、话、看、见、能、都、喫、飯、過、回、問、走、幾、時、候、家、告、诉、事、情、理、知、道、樣、子、會、買、賣、地、方、聽、該、應、用、必、定、穀、请、先、生、坐、貴、姓、寫、字、完

如上所示，这一百个汉字均为较为常见而又生活基础的汉字，且大多为单音单义汉字。其中，因当时处于新旧社会更替时期，很多汉字不能得到规范的原因，一些常用汉字写法与现在大不相同，以上，“拏”即现在的“拿”，“叫”即“叫”，“喫”即“吃”，“穀”即“够”。虽时过境迁，但生活中最基本的那部分汉字基本是不变的。经统计，这一百个汉字均为《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级汉字，在 2010 年由国家汉办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中，也均属于普及化等级，即最低一级。其编排方式是几个字一组，全书 100 字分为 30 组，其中 21 组为三字一组，最多 6 个汉字一组，仅一组，最少 2 个汉字一组，也仅一组。先对每个汉字进行注音、标调、英语解释，再组词、造句。如对“19 來 20 了 21 好”这一组的编排：

19 來	<i>lai</i> <sup>2</sup> ( li ) to come.
20 了	<i>liao</i> <sup>3</sup> or <i>lo</i> ( layow or law ) finished.
21 好	<i>hao</i> <sup>3</sup> (how) good,used in a variety of senses.

來-了 he has come; they have come.

他來-了没-有 has he come?

有人來没-有 has a man(or any one)

没-有-人来 no one has come.

這-個東-西好 this article is good.

那-個好-不-好 is that one good? Will that one do?

他-不-是-好-人 he is not a good man.

要好-的 I want good ones.

不要不-好-的 I don't want bad ones.

他不要來 he doesn't want to come.

NB.好“good”is made of 女 nǚ woman and 子 Tzǔ child.

#### 4.3.2 以汉字为基础组词造句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我们发现，其编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其 1892 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编排方式，《华英字典》的编排方式即先注音、解释字义，然后列出大量与之相关的汉语词、词组、句子和与之对应的英文解释。而《百个最好的汉字》则是挑出最基础实用的一百个汉字，对其解释，然后进行有序地、循序渐进地编排生活中实用的汉语句子。与《华英字典》不同的是，在这本书里，对汉字的注音不仅用了威妥玛的拼音方案，还使用了英语字母或单词进行再次注音，两种注音方式并用，这就适合了那些根本不了解威妥玛拼音方案，没有语音学功底，对汉语发音完全不懂的西方人，用他们的字母或单词注音，他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再次体现出翟理斯对字音的重视。书中占一半篇幅的词汇也主要是日常生活词汇，这部分的编写与之前的《汉言无师自明》是出于同样的编写理念，都是作句子相应成分的替换之用，为更好地用汉语进行日常表达服务。

同时，也在这本小册子里，同样体现了他对汉字教学的重视，他在书第 1 页的注释里就明确地说到：“尽管文字学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是主要的，然而必须指出汉语的汉字可以分为形旁和声旁，形旁部分大概地表示意义，声旁部分提示读音。”<sup>14</sup>如上所示，在这页的最下方，会有一个 NB，即注意点，对一些较为基础而简单的汉字进行了一级部件的构成分析，这部分延续了 1900 年版《三字经》的编写风格。上面即“‘好’是由‘女’和‘子’构成的”，且“女”和

14 H.A.Giles, Preface to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Shanghai: Kelly & Walsh Co, 1919.

“子”都注上了音和意，全书 100 个汉字中有 23 个汉字采用了以上的分析方式。其中一些指出其形旁和声旁，如“們”是由“門”作声旁，“人”作部首构成的，“有”上面的横线和斜线表示“抓取”或“拥有”，作部首，“月”在古代就有“you”的音，作为声旁；有的没有声旁或声旁不够明显，仅指出其部首，如：“字”是由“宀”和“子”作部首构成的，“坐”是由两个“人”和“土”作部首构成的，“说、话”的部首是“言”，“懂、情”的部首是“心”等；有的则仅指出其构成，如：“好”是由“子”和“女”构成的；“明”是由“日”和“月”构成的，“家”是由“宀”和“豕”构成的。然后我们看到中间的大部分是对这一组字的组字造词。用这三个字造词造句，后面的会用上前面已学过的汉字，达到反复使用的效果。从而使前面的生字达到一定的复现率，这是非常符合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规律的。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以汉字为基本教学单位进行教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是把汉字作为汉语的本位进行编写的。

“本位”是指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是语言教材的立足点。<sup>15</sup> 语言教学要建立在正确的语言本位观上，1898 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词本位”、“句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均为各语言大家如黎锦熙、朱德熙等研究探讨过。但最为人们所熟悉和使用的还是“词本位”，“词本位”即以词法为重点，以词类为基础来描写分析语法现象的语法体系。《马氏文通》即为这种体系的代表。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留学生、特别是欧美留学生们所熟悉的音义结合的认知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符合汉语及汉字的特点与要求。从语法学上来说，汉语的词汇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动词既可做谓语也可作主语、宾语，如“挑战”一词，可以说“挑战他”，也可以说“接受他的挑战”。有些教材甚至变相地迎合欧美语法，说这样的词既是动词，又是名词。从对外汉语教学上讲，汉字对于欧美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欧美学生与亚洲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一个明显的差别即听说领先于读写，很多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却过不了书面考试这一关。归根结底是基础知识汉字的掌握不过关，由此危及到中高级学习阶段词汇量的扩充和读写能力的培养。词是由汉字构成的，词的

15 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0 年第 3 期(总第 53 期)。

意义不能说完全是汉字义的叠加,但除外来词、拟声词等外,基本上为汉字义的融合。汉字义是学习者理解词汇义的基础。以本人实际的教学经验为例,一些亚洲学生因具有相同母语文化背景,在学习一些词汇时,会自然地想通过汉字义去理解词汇意。学习中就会问一些词汇中单个汉字的意思,比如他们知道“本子”、“笔记本”中“本”的意思,但学到“本钱”、“本月”中的“本”时,就会因字义的改变而产生疑问;从本学院每年的外国留学生的论文看,一个很大的问题即错别字太多,究其原因还是对汉字的字义理解问题。“字本位”理念下的对外汉字教学,就是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作为汉语的基础教学对象,以字为基点,分析汉字的结构特点,考虑汉字的构词因素,并且在课程安排、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方面突出汉字教学,逐步建立一条适合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新路子。”<sup>16</sup>

翟理斯的这本《百个最好的汉字》是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当前很多学者所倡导的字本位教学理念的教材,达到了先学汉字,再组词、再造句的模式。

《百个最好的汉字》副标题是“how to begin Chinese”,如何开始学习汉语,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最初级的汉语教材,但翟理斯在序言中提到,《百个最好的汉字》与《汉言无师自明》虽都为汉语初级教材,都是为那些从未学过汉语,才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准备的,但前者并不会取代后者。他认为后者仍然是为帮助那些想要掌握一些简单的口语词汇、短语的初学者准备的,但“写”不在它的范围内,声调也是忽略的。然而,后者这本集合了各样句子的书可以推荐给那些已掌握了这一百个汉字的学习者,作为他进一步学习的一种方式,从而为以后能够专注于更加复杂的工作做准备。可见,《汉言无师自明》只是速成口语教材。《百个最好的汉字》仍是基础,只有打好了基础,学习《汉言无师自明》这本涉及话题更多的教材才更有效。可以说,掌握汉字是全面掌握汉语的扎实基础。再次证实了当前一些学者坚持倡导的字本位教学理念的正确性。

纵观翟理斯一生所编教材与工具书,不同时期的教材反应出他不同时期学习汉语的心得。早期翟理斯由于急于想说好汉语,重视汉语日常生活用语,不重视字词的学习。随着对汉语的不断深入学习,其汉语教学观逐渐发生了转变。

16 唐智芳:《字本位理念下的对外汉字教学》,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

但这种转变又绝非非此即彼的。早期的可以说是速成教学，后来可以说是稳打稳扎地逐步学习汉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其汉语教学观，可以定位为初级汉语教学观。有以下两点：

一、以句子为基本教学单位，词汇为句子组成部分进行教学。在翟理斯的所有著作中，关于汉语语法，翟理斯仅是列出那几条与英语具有明显区别的几条。因此，他意识到的是汉语重意境，没有具体章法可循，因此也就没有总结出具体的语法系统。在其教材《汉言无师自明》、《汕头方言手册》、《百个最好的汉字》中，都是把句子作为主要教学单位进行编写的，在书后编写了词汇表，这些词汇以名词、动词居多，形容词次之，其余词类的词汇较少，目的是在熟练掌握所学句子后，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进行句子成分替换。包括《华英字典》都是以大量的短语、短小句子为主要内容的。

二、以汉字为基础，组词造句。在翟理斯看来，汉语重意境，无具体章法可循，因此形、音、义结合的汉字就必须是基础了，从翟理斯所编教材可以看出，翟理斯在学习汉语时注重理解，一切都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识记，不管是汉字的学习还是词汇和句子的学习，所以首当其冲要掌握的就是意义的载体汉字。从《字学举隅》、《三字经》到《百个最好的汉字》均说明汉字学习的重要性，尤其是《三字经》，它是讲解汉字构造的典型教材。对于在中国生活，不管是从商还是从政的外国人来说，各类公文、契约等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文件是他们日常接触最多的东西，这时汉字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也是想要牢固掌握汉语的基础与起步点。

## 第五章 基本结论

### 5.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翟理斯这版《三字经》是一本经过其详细加工后的编译本，其目的是西方人汉语学习之用，因此在体例上更接近教材。与以往译本相比，具有一些创新与改进。

首先，全书编排方便紧凑而又简洁，便于学习者学习。全书汉字对应字音、字调、英文字义，句子对应英文翻译，互相对应紧密。汉字用大体印刷，有一定的间距，清晰简洁，便于学习者学习书写。

其次，视汉字学习为基础，增加了大量的汉字分析与解释部分，重点较为明确，即汉字教学。

再次，文化阐释详细，力图使学习者达到完全明白《三字经》全文意思及文化知识。其中，加入了大量纠正前人的篇幅，前后译文对比分析，以证其实。

最后要值得一提的是，全书虽进行了大量的汉字分析与文化补充部分，但整体编写简洁实用不繁杂，体现了翟理斯一向坚持的汉语学习需化繁为简的教学理念。

### 5.2 翟理斯《三字经》的教学特点

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翟理斯 1900 年的《三字经》编译本，其不同于以往译本的两大特色，即突出了汉语初级教学的汉字教学和作为文化传播目的之用的文化讲解部分。

汉字是汉语的基础，是汉语的本位，掌握好汉字，是学好汉语的坚实基础。翟理斯看到了这点，在《三字经》编译本中，汉字教学占有一定的篇幅。翟理斯的汉字教学首先重视汉字形、音、义的结合。在书中，汉字教学部分每个汉字都列出其形、音、义，力求三者结合地掌握每个汉字；其次重在理解，重在有意义的结构分析。在全书的汉字分析中，重在分析并理解构成汉字的偏旁，从而理解字义，最后理解句子义。根据汉字特点，结合《六书》分析其构成即一级部件及其意义，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去识记。从而达到了汉字与部件同步

教学的目的。在偏旁分析中，重在归纳部首与声旁，找出汉字构成规则。部首的指出有助于学习者查找字典，方便学习。把常见声旁与形旁指出，分析其意，便于理解与识记；最后重视汉字的复现，原文的汉字复现加上解释部分中简单成字部件的复现，构成了全书的高复现率。不断地反复呈现有助于学生对汉字构成规律的掌握和对汉字的识记。这种汉字教学方法是在充分理解汉字自身特点与构成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对中国汉字的把握非常准，这种教学法也是当今对外汉语教学比较认同并积极推广的汉字教学法，可见翟理斯汉字教学的前沿性。

除汉字教学外，文化教学也是其一大特色。究其特点，可用丰富而简洁来概括。《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作为启蒙读物，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或一些儒家文化来激励孩子好好学习，蕴藏着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和历史信息。但因其三字一句读，往往一句读表达一意，如“头悬梁，锥刺股”就是关于古代的孙敬和苏秦两位名人小时勤学的故事。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知识、名人典故等问题。这样的句子对于中国孩童如不进一步解释也是不明白的，更何况对于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因此，详细的解释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以往的译本中，裨治文和马兰的译本注解较多，裨治文更侧重于对《三字经》内的人物典故和思想文化的讲解，旨在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全文，而马兰更偏重于对《三字经》中涉及到的儒家经典作品和历史朝代的简要介绍。翟理斯的译文结合了两者的特点，既注重对涉及其中的思想文化和人物典故的解释，也注重对书中涉及到的朝代与儒家经典作品的介绍，此外，还增加了大量的汉字文化和相关的生活文化。可以说是集各家之所长后，又进一步地创新，因此更加全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解释部分均是点到为止，不再深入细说，使学习者能够清楚明白而又不会因太多的文化信息而感到负担。

### 5.3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翟理斯所编教材基本可以定位为初级教材。因此他有着自己独到的初级汉语教学观。分析其教材，可以发现，翟理斯以句为教学单位，以词为组句成分。在教学过程中，重在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对编写教材中出现的部件、汉字和句子，均指出其意。以句为教学单位，使学生通过对大量句子的学习后，能够掌握汉语

句式与规则，即语法中的组合规则。再通过对词汇表中日常词汇的学习，掌握不同句子成分的聚合，最终能够随心所欲地用适当的词汇替换所要说句子中相对应的成分，自由丰富地表达自己。其编写的最受欢迎的两本教材《汉言无师自明》和《百个最好的汉字（一）、（二）》均以这种理念编写。

从《字学举隅》、《三字经》以及《华英字典》的编写，我们能够看出翟理斯极为重视汉字，视汉字为学习汉语的基础与根本，尤其是初级教学。对于汉字的学习，翟理斯从汉字的结构组合上入手，先分解汉字，分析其构成，归纳其规律，最后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对汉字的分解，他并不是随意地支离破碎地分解，而是在组成部件具有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分解与分析，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规律。同时，在汉字的学习中重视复现，只有多次出现，印象才深刻，记忆得才牢固。

## 5.4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不足

### 一、编排不够细致严谨

首先，全书用“六书”解释汉字的构成，全文 572 字，但仅 328 个汉字被归为象形、形声、会意等，还有 244 个字未被归类。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整体的教学效果考虑，很多汉字尤其是形声字的形旁，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声旁失去了表音的作用。作者把那些有理据的常用、常见的形旁、声旁标识出来，是方便学习者掌握其中常见的规律，培养起兴趣，最终较好地掌握汉字。但这样却没有达到教材编写严谨性的要求。

其次是一些汉字的部首未指出。根据《说文》中的 540 个部首，《康熙字典》中的 214 个部首，全书 572 字，146 个未标部首的汉字中，77 个本身是部首，很多都是常见部首，如“女、山、一、木、火”等。但还有其余 69 个汉字未明确指出其部首，如“扌”仅说“又”即“手”（手的缩写）和一个可见于 344 行的声旁构成，并未说“手”字旁是部首，“義”仅指出其由“羊”放于“我”之上构成。“親”也是仅指出声旁，而未指出形旁。经统计发现，没有标出部首的汉字大部分是象形、会意、指事字和一些结构比较紧凑融合的形声字，如形声字“学、宜、成”等。一些汉字是因为其部首已在前面点明了为常用部首而未

有再次点明，如“識、仁、情、講、論、詩、詠、諸、伐、說、稱、若、誦、惟、詠”中常见的部首言字旁、单人旁、心字旁、禾字旁、草字头等，但依然体现了本书严谨性不够，如言字旁仍有很多汉字是明确点明其部首的。

## 二、对一些词汇的理解有偏误

翟理斯虽在翻译上以忠实于原文著称，但对个别词汇的理解也存在偏差。

如对“始”的解释，全书共出现7次，但意义却不完全一样。在译文中，对应单词除了“知終始”中用“beginning”，其余均用其常用词义“begin”，在“周武王 始誅紂， 嬴秦氏 始兼併， 元世祖 始正位”三句，在后面的译文中用了“finally”来解释，他认为根据原文意思是应该这样译的，认为这应该有一种对前面历史部分的延续意。在“始发奋”中，他用的是“began”，但在前面加了“at length”，即“最后”意，所以这句话也就译为“最后开始发奋学习”。实际这四句中的“始”都可以理解为“才开始”，有表示晚的意思，翟理斯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还有一个“始”是在“始春秋 终战国”中，译为“start with”也是正确的。但在“如六经，始可读”中应是副词“才”的意思，但在对单个汉字解释中没有说道，整个句子的译文是“which may now be studied”，并不能体现出其意义。

“幼不学，老何为”中的“为”是“作为，do”的意思，可是翟理斯却把它译成“成为”或“作为”，“be”的意思，“老何为”这句话翟理斯就译为“老了你将成为什么”（what will he be when old?），而之前的译者对此也分为两派，裨治文、艾泰尔版是译作“do”：what will they do when old /then,in old age,what will you do.而马兰、马礼逊则是“be”分别为 when old how will you be? /what will he be good for in old age? 从字义上说，“为”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做”即“do”的意思，一个是“成为”，即“to be”的意思，但这里，作为“do”来解更合理。

此外，书中对每个汉字下对应的英文单词标注没有一定的规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用文中意，有的用其常用义。如“之”在文中出现多达9次，大多数都是表示所属关系的虚词，但汉字下却取其表示“到达”（arrive）的动词意，“尚”在文中是时间副词，但这个汉字的下面却是“崇尚”（esteem）意，再如“彼”解释的是“that”，对应“this”，但汉字下面用的是文中意“he”。“方

少时”中的“方”若按上面的逻辑，应该是常用义“方形”意，但下面却是“just”，译文中却是根据原文意思用“when”做的解释。因此，汉字下对应的英语单词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来选择，比较混乱，这在了一本教材中是不可取的。

翟理斯的《三字经》编译本，立足于初级识字教学，同时兼顾文化教学。编写体例上，汉字形、音、义对应编排，语音上包含了声调，是此前所有以教学为目的的译本都没有达到的，更具教材特性。译文忠实于原文，用与以往译本进行分析比较的方式证明译文的正确性。重视文化理解，文化讲解集前人之大成，对《三字经》原文内涉及到的各方面文化均介绍到，尤其是历史朝代更迭及原文涉及到的主要君主介绍、全文中出现经典书籍和典故人物的介绍，全面清晰。重视汉字教学，运用部件教学法和“六书”分析法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每个汉字的构成。随字逐字地进行拆分，更能够使学习者在不断反复的部件拆分过程中掌握汉字的构成规律，掌握常见构字部件和简单常用汉字。常用部首和声旁的指出减去了学习者盲目探索的过程。原文中汉字原义、引申义和构成部件意义的指出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领悟汉语造字重意合的造字思想。六书造字法的运用尤其是对形声字和象形字的指出能够使学习者明确汉语造字方法。

这本编译本达到了语言学习与文化解读相结合的目的，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通用的编译本。学完本书，就可掌握大量的基础汉字与几乎所有的基础部件，为更好地学习汉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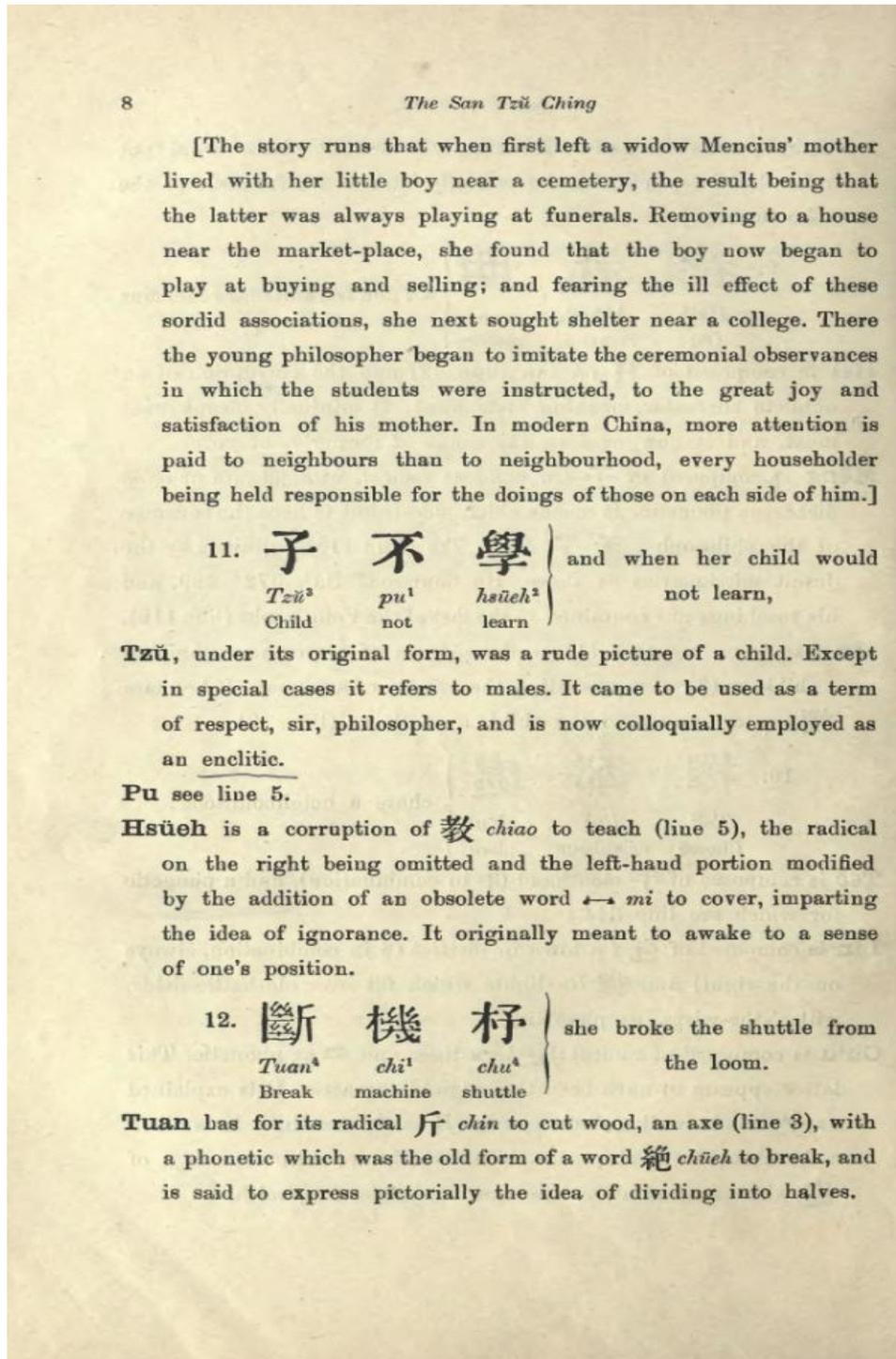
## 参考文献

- 白 玲 2012 千字文语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卞浩宇 2010 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
- 常晓敏 2011 澳籍传教士马守真《英华合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昌来 2007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程知文 2007 汉字文化信息解读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 辉 2007 《论早期东亚与亚洲的语言接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永华 1997 《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方绪军 2008 《对外汉语词汇教与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符影馨 2012 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建中 2000 《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郭锡良 1999 《古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呼庆伟 2007 古代蒙学读本及其借鉴价值，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胡优静 2009 《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
- 黄时鉴 2011 《黄时鉴文集III：东海西海——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中西书局
- 李 明 2006 常用汉字部件分析与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 泉 2012 《对外汉语教材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 泉 2006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银屏 2006 欧美留学生汉字部件难易度调查及部件成字性的实验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建平 楚金金 2011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法之探讨 《考试周刊》第49期
- 刘 珣 2000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 2001/2010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卢永芳 2010 古代蒙学教材《三字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倪春风 2010 鲍康宁《日日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潘伟斌 2010 乔治·蓝宁《汉语学习简易教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齐沪扬 2007 《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2008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施正宇 2008 词. 语素. 汉字教学初探，《世界汉语教学》 第2期
- 施春宏 2012 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问题，《世界汉语教学》 第3期
- 王 力 2006 《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王若江 2000 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 第3期
- 王绍祥 2004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博士论文
- 吴俊英 2006 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汉字教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谢玲玲 2008 现行基础汉字教材与古代蒙学教材的比较分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邢红兵 2005 《(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 汉字部件统计分析 《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熊文华 2007 《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
- 徐子亮、吴仁甫 2005/2009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曾立英 2010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张方平 2009 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红梅 2005 蒙学读物《三字经》述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 磊 2011 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诸葛月新 2012 翟理斯《百个最好的汉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72.
- Herbert Allen Giles, The San Tzu Ching, or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nd the Ch'ien Tsu Wen, or  
thousand character essay.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3.
- Herbert Allen Giles, 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A.H.de Carvalho, 1874.
-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2.
- Herbert Allen Giles (trans) , Elementary Chinese: 三字經 San Tzu Ching. Kelly & Walsh, 1900.
- Herbert Allen Giles,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8.
- Herbert Allen Giles, The 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5.

## 附录

##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正文样页



##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附录样页

## APPENDIX IV.

[The following 24 lines form the continuation sanctioned, and possibly written, by 賀興思 Ho Hsing-sst.]

254a	遼	與	金	} The Liao Tartars and the Chin Tartars
	<i>Liao</i> <sup>2</sup>	<i>yü</i> <sup>3</sup>	<i>chin</i> <sup>1</sup>	
	Liao	with	Chin	

**Liao** see line 254A.

**Yü** see line 87.

**Chin** see line 66.

254b	皆	稱	帝	} all took the Imperial title.
	<i>Chieh</i> <sup>1</sup>	<i>ch'êng</i> <sup>1</sup>	<i>ti</i> <sup>4</sup>	
	All	style	ruler	

**Chieh** see line 250.

**Ch'êng** see line 186.

**Ti** see line 180.

254c	元	滅	金	} The Yüans (Mongols) destroyed the Chin Tartars,
	<i>Yüan</i> <sup>2</sup>	<i>mieh</i> <sup>4</sup>	<i>chin</i> <sup>1</sup>	
	Yüan	extinguish	chin	

**Yüan** see lines 94, 254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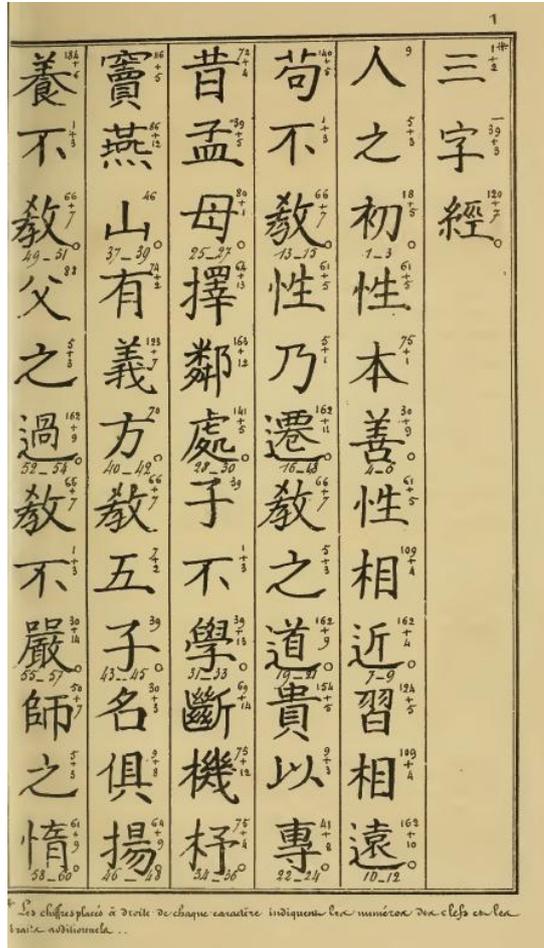
**Mieh** see line 245.

**Chin** see line 66.

254d	絕	宋	世	} and put an end to the House of Sung.
	<i>Chüeh</i> <sup>2</sup>	<i>sung</i> <sup>4</sup>	<i>shih</i> <sup>4</sup>	
	End	sung	generation	

**Chüeh** is composed of 糸 *ssü* silk as radical, with 刀 *tao* knife

儒莲版《三字经》译本样页



## 829 — 834

*Pe-woo-shoo-tseay-che-meen.*

Although they did not possess books, they knew how to exert themselves <sup>1</sup>.

## 835 — 840

*Thow-heuen-leang-chuy-t'sih-koo.*

One tied his head to a beam <sup>2</sup>, another pricked his thigh with an awl.

## 841 — 846

*Pe-püh-keau-tsze-kin-koo.*

Although these men had no teachers, they exerted themselves laboriously.

## 847 — 852

*Jou-nang-ing-joo-yang-seus,*

For example : one enclosed some glow-worms in a transparent bag <sup>3</sup>, another read by the light reflected by the snow.

## 853 — 858

*Kea-suy-p'in-heö-püh-chue.*

Although their families were poor, they never ceased learning.

## 859 — 864

*Joo-foo-sin-joo-kwa-heö.*

For example : one carried fire-wood <sup>4</sup>, another suspended (his book) from the horns of his ox.

## 865 — 870

*Shin-soui-lao-yew-koo-heö.*

Although they were submitted to hard labour, they studied earnestly.

## 871 — 876

*Soo-laou-t'seuen-urh-shih-tseih.*

Soo-laou-t'seuen, at the age of twenty seven, -

## 877 — 882

*She-fa-fun-tüh-shoo-tseih.*

Became inflamed (with the passion of study), and began to read books.

## 883 — 888

*Pe-ke-laou-yew-hwuy-ch'e.*

When he was old, he still repented of his delay.

## 889 — 894

*Urh-seaou-säng-e-tsaou-sze.*

You, young children, should think early (of the means of your advancement).

## 895 — 900

*Jo-leang-haou-pa-shih-urh.*

For example : Leang-haou, at the age of eighty two <sup>5</sup>,

## 901 — 906

*Tuy-ta-t'ing-kwei-to-sze.*

Having answered well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alace, obtained the first rank among the literati.

## 907 — 912

*Pe-wan-ch'ing-chung-ch'ing-e.*

As he succeeded at so late a period of his life, every one called him an admirable man.

1. To acquire knowledge, is understood.

2. To prevent himself sleeping over his books.

3. In order to read by their light.

4. Chow-mae-tsin tied his book to a log of the wood he was carrying and read while walking.

5. The choice of this example, proposed to young boys, is rather illogical, but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obliged to follow the chinese text.

## 致 谢

时光匆匆，三年转瞬即逝。我在上师大对外汉语学院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三年时间里，对外汉语学院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这三年时间，是我成长最快的三年。

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导师王澧华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老师博学多识，治学严谨，儒雅谦和。这正是我入学前满心期待的导师形象。三年里，老师对我们关怀备至，从学习到生活到如今的工作，他无不关心。

我的这篇毕业论文，更是费了老师大量的心血。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走出一条适合《三字经》编译本这本书的研究分析路子，大纲前后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修改，预答辩后仍进行了几次调整。而这一切都不是盲目地进行的，都是在老师一步一步悉心指导下前行的，通过面谈，通过沙龙，通过电话，通过邮箱。老师平实严谨的治学态度，默默耕耘的治学精神总是在感染着我，谆谆教诲下不敢有辜负老师之心。在我有些许褻慢之时，老师主持下的每周一次的沙龙学术讨论会则会鞭策我一番，让我信心满满地重回轨道。如今论文完成，回想过程，我只觉喜乐，全无煎熬的场景回现。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几位曾经在开题和预答辩中给予我很多宝贵意见的学院老师，尤其是秦惠兰老师和任海波老师，两位老师在论文编写过程中给了我大量中肯的指导意见，并不断鼓励我，让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特别是秦老师在前期开题时，强烈建议我改变对研究文本的分析方向，使我放弃了之前很不成熟的大纲分析模式，在导师悉心指导下重新编拟大纲，让论文得以全新的改变。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同门和三位室友。感谢父母无私的支持与鼓励，让我走到了今天；感谢同门在每周的沙龙上无私地献言进策，帮助我不断完善论文；感谢三位室友三年来在生活上的帮助与鼓励，为我的生活增添色彩。

李 会

2014年5月3日